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後漢書卷七十三上上至下上

詳校官編修臣黃壽齡

編修臣裴謙覆勘

謄録舉人臣黃道熈

謄録舉人臣范翔集

續後漢書卷七十二上　　元　郝經　撰

列傳第七十上

狂士

王弼　荀粲　焦先　扈累　石德林　嵇康

向秀　郭象　孫登　劉伶

禮為修身之綱法為治世之具所以導民彝保恒性軌物則定王制建皇極謹天道故教不肅而成令不嚴而

行人皆自治天下無事所以無為也禮主於敬法主於謹敬則心不放非僻邪侈不入而內直謹則國有閑非僻邪侈不為而外正內直外正心統乎身國統乎人內外曲防而禮法立禮法立而人道立矣自伏羲氏始為法制至殷周而極備人人務為禮而天下共守法所以為二帝三王之治仲尼氏之六經垂萬世之統之綱之紀為天下大閑使人終日有為而未嘗有為也老聃為禮者也言道之體而不及用一之乎無為初未害乎道

也莊周才雄識邁隘聖人之常而喜道之變窮原築底而又上之過遠極高入于虛則蕩必為無則罔以禮為桎梏謂放曠為達眇天地蔑萬物皆以為土苴厭然以身心為疣贅窅然忘而棄之直視太初之前茫然以為得託物寓意馳說騁辯十餘萬言自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及孔門之高弟無不毀訾詬病以尊老聃氏於是索隱行怪之徒蓬首垢面嘯呼而起人道頹圮而天下亂矣然為之者特方士逸民與道家者流爾名教

之人猶未溺乎其中也漢魏之季何晏王弼始好老莊尚清談謂之玄學學士大夫翕然景嚮流風波蕩不可防制於是嵇康阮籍籍兄子咸山濤向秀王戎劉伶皆一時名流趺宕太行之阿號竹林七賢蔑棄禮法褫裂衣冠糠粃爵禄汚穢朝廷婆娑偃蹇遺落世故顛顛癡癡心死病狂乃敢非薄湯武至於敗俗傷化大害名教或臨喪而劇飲或途窮而慟哭或箕踞而為鍛或荷鍤以自埋解弛樂浪曠然以為高而咸子瞻孚族子修裕

與畢卓謝鯤胡毋輔之之徒縱為竒誕公卿大臣亦皆從臾隳敗綱維頓廢機要視天下國家邈然無情而王衍為尤甚卒使八王稱兵二帝失尊僭亂之禍古所未有也極其志以為惡師貽之篡代而為之則亦接輿避世之狂人箕子保身之佯狂也何至於是然後乃為狂歟琴張曽晳牧皮孔子之所謂狂特以其過高失中爾未嘗如是也若嵇阮諸人非避世也非保身也乃真狂爾故目為狂士而著于篇

王弼字輔嗣侍中粲族孫也初粲與從兄凱俱避地荆州劉表欲以女妻粲而嫌其不揚以凱有風貌乃妻凱凱生業蔡邕有書近萬卷盡載與粲粲卒相國掾魏諷反粲二子與焉既被誅曹丕以業嗣粲邕所與書悉入業業字長緒位至謁者僕射生宏及弼宏字正宗終司隸校尉弼幼聰警年十餘歲好老莊書通辯能言業為尚書郎裴徽為吏部郎弼未弱冠往造焉徽異之問弼曰夫無者誠為萬物之所資也然聖人莫肯致言而老

子申之無已者何也弼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
不說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恒言無所不足徽甚歎服尋
亦為傅嘏所知而何晏尤奇弼曰仲尼稱後生可畏斯
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矣正始中黃門侍郎累缺何晏
既用賈充裴秀朱整又議用弼時丁謐與晏爭衡致高
邑王黎於曹爽爽用黎於是以弼補臺郎初除覲爽請
間爽為屏左右而弼與論道移時無所他及爽嗤之時
爽專政黨與共相推進弼通儁不治名黎無幾時病亡

爽用王沈代黎弼遂不得在爽門晏為之歎恨弼在臺既淺事功亦雅非所長益不留意焉淮南劉陶善論縱橫為當時所推每與弼語弼天才卓出當其所得莫能奪也性和理樂游宴解音律善投壺文辭不及何晏自然有所拔得多晏也頗以所長陵人故為士君子所嫉弼與鍾會善會論議以校練為家然每服弼之高致何晏以為聖人無喜怒哀樂其論甚精鍾會等述之弼不以為然謂聖人茂於人者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也神

明茂故能體沖和以通無五情同故不能無哀樂以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物者也今以其無累便謂不復應物失之多矣弼立易注潁川荀融難弼作衍義弼與書曰夫明足以尋極幽微而不能去自然之性顏子之量孔父之所預注謹案魏志鍾會傳載此書預注作預在然遇之不能無樂喪之不能無哀又常挾謹案挾志注作狹斯人以為未能以情從理者也而今乃知自然之不可革足下之量雖已定乎胷懐之内然而隅踰旬朔何其相思之多乎故知尼父之於

顏子可以無大過矣弼又注老子為之指畧致有理統
著道畧論往往有高麗言太原王濟好談病老莊常云見
弼易注所悟者多然弼為人淺而不識物情初與王黎荀
融善黎奪其黃門郎於是恨黎與融亦不終正始十年曹
爽廢以公事免其秋遇癘疾亡時年二十四宋豫章太
守范甯著論論何晏及弼曰或曰黃唐緬邈至道淪翳
濠濮輟詠風流靡託爭奪兆於仁義是非成於儒墨平叔
神懷超絕輔嗣妙思通微振千載之頹綱落周孔之塵

綱斯益軒冕之龍門濠梁之宗匠嘗聞夫子之論以為
罪過桀紂何哉答曰子信有聖人之言乎夫聖人者德侔
二儀道冠三才雖皇帝殊號質文異制而統天成務曠
代齊趣王何蔑棄典文不遵禮度游辭浮說波蕩後生
飾華言以翳實騁繁文以惑世搢紳之徒翻然改轍洙
泗之風緬焉將墜令仁義幽淪儒雅蒙塵禮壞樂崩中
原傾覆古之所謂言偽而辯行僻而堅者其斯人之徒
歟昔夫子斬少正於魯太公戮華氏於齊豈非曠世而

同誅乎桀紂暴虐正足以滅身覆國為後世鑒戒耳豈能迴百姓之視聽哉王何叨海内之浮譽資膏粱之傲誕畫螭魅以為巧扇無檢以為俗鄭聲之亂樂利口之傾邦信矣哉吾固以為一世之禍輕歷代之罪重自喪之釁小迷衆之愆大也

荀粲字奉倩尚書令彧之子散騎常侍惲之弟也諸兄並務儒術而粲獨喜談虚玄常以為子貢稱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然則六籍雖存固聖人之糠粃

粲兄俁難曰易云聖人立象以盡意繫辭焉以盡言則微言胡為不可得而聞哉粲曰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舉也今稱立象以盡意此非通于意外者也繫辭焉以盡言此非言乎繫表者也斯則象外之意繫表之言固蘊而不出矣當時能言者不能屈也又論父彧不如從兄攸彧立德高整軌儀以訓物而攸不治外形慎密自居而已粲以此善攸諸兄怒而不能迴也太和初到京邑與傅嘏談嘏善名理而粲尚玄遠宗致雖同倉卒時

或有格而不相得裴徽通彼我之懷為二家騎驛頃之粲與嘏善亦善夏侯玄常謂嘏玄曰子等在世塗間功名必勝我但識劣我爾嘏難曰能成功名者識也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末有餘者邪粲曰功名者志局之所奬也然則志局自一物爾固非識之所獨濟也我能使子等為貴然未必齊子等所為也粲常以婦人者才智不足論自宜以色為主驃騎將軍曹洪女有美色粲娶焉容服帷帳甚麗專房歡宴歷年後婦病亡未殯傅嘏往

唁粲不哭而神傷嘏問曰婦人才色並茂爲難子之娶也遺才而好色此自易遇今何哀之甚粲曰佳人難再得痛悼不能已歲餘亦卒時年二十九原注世說粲與婦至篤冬月婦病熱乃出中庭自取冷還以身熨之粲簡貴不與常人交至葬夕赴者裁十餘人皆同時知名士也

議曰孔氏之門易道傳於顏曾子思孟軻氏如大學中庸及七篇其理皆易而不及卦爻象數亦不援引上下經及大傳之文可謂善藏其用矣漢儒推本授受之目則

曰孔子傳之商瞿子木漢興而有田何丁寬代遠而不見其文或有見焉第卜筮占驗之迹未有言其理者也獨王弼之注著漢魏傳注之學辭旨簡奥各就條貫最為折中然後知漢儒之所傳亦孔門真是之原也特弼之學流于老莊時亂其理於是疵而未醇惜哉初晏弼雖好老莊宗虛玄尚清談猶未敢放言高論至粲乃無忌憚輙以六經為糠粃强辯以肆其狂於是誕妄之徒聞風而起則粲之罪有甚晏弼者嗚呼自謂知道得於

象外言表乃好色而死于欲其所謂道果何道耶

焦先字孝然河東人也中平末白波賊起先年二十餘與同郡侯武陽避亂武陽年小有母先與相扶接東客揚州建安初西還武陽詣大陽占户先留陜界復遭亂失家屬獨竄河渚間食草飲水無衣履大陽長朱南見之謂為亡士欲遣船捕之武陽聞而告南曰是吾友也狂癡人爾遂注籍給稟日五升後大疫人多死者縣常使埋瘞童兒豎子皆輕易之然其行不踐邪徑必循阡

陌及捃拾不取大穗飢不苟食寒不苟衣結草以為裳
科頭徒跣每見婦人則自隱翳須去乃出自作蝸廬灑
掃其中編木為牀布草蓐其上天寒爇火以自炙呻吟
獨語飢則出為人客作飽食而已不取其直人或遺之
食及衣物不受或數日一食或數日不食於道中與人
相遇輒下道藏匿或問其故常言草茅之人狐兔同羣
未嘗妄語雖有驚急亦不遽言或詈辱之不顧也一日
為野火焚其廬不復結處草木中躶土枕塊五形盡露

體如泥漆冬雪大至赤卧不移人以為死往視之即驚走避之魏青龍中甞持一杖南渡淺河水輒獨云未可也由是人頗疑其不狂嘉平中太守賈穆之官過先先見穆與語不應與食不食穆謂之曰國家使我來為卿作君食卿而不食與卿語而不應如是我不中為卿作君當去爾先乃曰寧有是耶遂不復語明年大發卒伐吳有竊問先今討吳何如先不應而謬歌曰祝婀祝婀非魚非肉更相追逐本心為當殺牂羊更殺其羖糎邪郡

人不知其謂會諸軍敗好事者乃推其意牂羊謂吳羖羝謂魏於是人僉謂之隱者也議郎河東董經素不識先客往觀之見先奮其鬚髯為如與之有舊者謂曰阿先闊乎念共避白波時不先熟視不言經知其與武陽厚復曰念武陽不邪先乃曰已報之矣經又復挑與語遂不復應後歲餘病卒時年百餘歲矣安定皇甫謐曰焦先何人也曰吾不足以知之考之於表可畧而言矣夫世之所常趣者榮味也形之所不可釋者衣裳也

身之所不可離者室宅也口之所不能已者言語也心之所不可絶者親戚也今焦先棄榮味釋衣服離室宅絶親戚閉口不言曠然以天地為棟宇闇然合至道之前出羣形之表入玄寂之幽一世之人不足以挂其意四海之廣不能以回其顧妙乎與三皇之先同矣結繩以來未及其至也豈羣言之所能髣髴常心之所得測量哉彼行人所不能行堪人所不能堪犯寒暑不傷其性居曠野不恐其形遭驚急不迫其慮離榮愛不累其

心捐視聽不汚其耳目舍足於不損之地居身於獨立之處延年歷百壽越期頣雖上識不能尚也自羲皇以來一人而已矣故梁州刺史耿黼以先為仙人也傳玄謂之性同禽獸並為之傳云原注高士傳曰世莫知先所出或言生乎漢末自陜居大陽無父母兄弟妻子見漢世衰乃自絶不言及魏受禪常結草為廬于河之湄獨止其中冬夏常不著衣卧不設席又無草蓐以身親土其體垢汚皆如泥漆五形盡露不行人間或數日一食欲食則為人賃作人以衣衣之乃使限功受直足得一食輒去人欲多與終不肯取亦有數日不食時行不由邪徑目不與女子逆視口未嘗言雖有驚急不與人語遺以食物皆不受河東太守杜恕嘗以衣服迎見而不與語司馬景王聞而不足

安定太守董經因事過視又不肯語經以爲大賢其後野火燒其廬先因露寢遭冬雪大至先袒卧不移人以爲死就視如故不以爲病人莫審其意度年可百歲餘乃卒

扈累字伯重京兆人也初平中山東人有青牛先生者字正方客三輔曉知星歷風角鳥情常食青葙芫華如五六十者人或識之謂其已百餘歲矣累年四十餘隨正方游學人謂之得其術謹案志注此下有有婦無子四字建安中三輔亂隨正方南入漢中正方入蜀累與相失隨徙民詣鄴遭疾疫喪其婦黃初元年又徙詣洛陽不復娶婦獨

居道側以甂原注力不反輒為障施一廚牀食宿其中晝日潛思夜則仰視吟咏內書人或問之閉口不言嘉平中年八九十若四五十者縣官以其孤老給稟日五升不足食頗為人傭作飽則復入人與食不食又數年卒百餘歲矣

石德林者謹案志注云寒貧者本姓石字德林安定人也建安初客三輔時長安有宿儒欒文博門徒數十謹案志作數千德林亦就學始精詩書後好內事於衆輩中最玄默闗中亂南入漢中

不治產業不畜妻孥常讀老子五千文及諸內書晝夜吟詠二十五年漢中破隨衆還長安遂佯狂（謹案志作癡愚）不復識人食不求味冬夏衣敝布連結不揜體目如無所見獨居窮巷人與之衣食不受郡縣以其鰥窮給廩日五升食不足頗行乞乞不取多人問其姓字閉口不言故因號之曰寒貧或素知識者往存卹之輒拜而去人因以為不癡車騎將軍郭淮以意氣呼之問其所欲亦不言淮因與脯糒及衣不受取脯一朐糒一升而去後

不知所往

議曰先等外形骸廢倫類自同土木而羣乎麋鹿直以辟漢之亂故佯狂爾何必爾邪伯夷太公俱辟紂者也聞文王作興而歸之箕子亦狂者也武王勝殷而事之隱見各以其時爾故孔子曰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茍道不行辟之而已又何必狂哉又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又何必自同麋鹿哉當是之時卓紹操懿篡弑攘奪固當辟之昭烈帝室之胄明于王道討賊興漢以

孔明之高卧猶且歸之先遊於雍涼之間聞其作興何不從之邪故先非辟世也特喪心發狂至是極爾其中固無有也故特列之狂士皇甫士安儒者也盛為稱道謂羲皇以来所未有豈知言哉

嵇康字叔夜譙國銍人也其先姓奚會稽上虞人以辟怨徙銍銍有嵇山家於其側因以為氏謹案虞預晉書曰先自會稽遷於譙之銍縣改為嵇氏取稽字之上加山以姓蓋以志其本也一曰銍有嵇山家于其側遂氏焉兄喜幹敏有治理歴太僕宗正康早孤有竒才文辭壯麗身

長七尺八寸美風儀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飾人以為龍章鳳姿天質自然好老莊以宗室戚屬拜中散大夫常修養性服食之事彈琴詠詩以自娛樂謂神仙稟之自然非積學所得至於導養得理則安期彭祖之倫可及也乃著養生論曰世或有謂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者或云上壽百二十古今所同過此以往莫非妖妄者原注養生經黃帝問天老曰人生上壽一百二十年中壽百年下壽八十年而竟不然者皆夭爾此皆兩失其情請試粗論之夫神仙雖不目見然記籍所

載前史所傳較而論之其有必矣似特受異氣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能致也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上獲千餘歲下可數百年可有之爾原注養生經老子曰人生大期以百二十年為限節度護之可至千歲而世皆不精故莫能得之何以言之夫服藥求汗或有弗獲而愧情一集渙然流離原注漢書上問左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洽背媿不能對終朝未餐則囂然思食而曾子銜哀七日不飢原注禮記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夜分而坐則低迷思寢內懷殷憂則

達旦不瞑原注古眠字　勁刷理鬢醇醴發顔僅乃得之壯士之怒赫然殊觀植髮衝冠原注淮南子荆軻瞋目裂眥髮植衝冠　由此言之精神之於形骸猶國之有君也神躁於中而形喪於外猶君昏於上國亂於下也夫為稼於湯之世偏有一漑之功者雖終歸於焦爛必一漑者後枯然則一漑之益固不可誣也而世常謂之一怒不足以侵性一哀不足以傷身輕而肆之是猶不識一漑之益而望嘉穀於旱苗者也是以君子知形恃神

以立神須形以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過之害生故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愛憎不棲於情憂喜不留於意泊然無感而體氣和平又呼吸吐納服食養身使形神相親表裏俱濟也夫種田者一畝十斛謂之良田此天下之通稱也不知區種可百餘斛原注氾勝之田農書上農區田大區方深各六寸相去七寸一畝三千七百區丁男女治十畝至秋收區三升粟畝得百斛也區鄔侯切田種一也至於樹養不同則功收相縣謂商無十倍之價農無百斛之望此守常而不知變者也且豆令人重榆令人

瞑原注博物志食豆三年則身重行止難咲揄則瞑不欲覺也合歡蠲忿萱草忘憂原注見神農本草愚智所共知也薰辛害目豚魚不養常世所識也原注養生要曰大蒜勿食葷辛害目說文曰豚魚無血食之皆不利人蝨處頭而黑麝食柏而香原注抱朴子今頭蝨著身皆稍變而白身蝨處頭皆漸化而黑則是玄素果無定質移易存乎所漸本草名醫云麝香形似麞常食柏葉五月得香又夏月食蛇多至寒香滿入春患急痛以脚剔去著矢溺中覆之皆有常處人有遇得乃勝殺取頸處險而癭齒居晉而黃推此而言凡所食之氣蒸性染身莫不相應豈惟蒸之使重而無使輕害之使闇而無使明薰之使黃而無使堅

芬之使香而無使延哉故神農曰上藥養命中藥養性者原注本草上藥一百二十種為君主養命以應天無毒久服不傷人輕身益氣不老延年中藥一百二十種為臣主養性以應人　養生經上藥養命五石練形六芝延年中藥養性合歡蠲忿萱草忘憂也誠知性命之理因輔養以通也而世人不察性五穀是見聲色是耽目惑玄黃耳務淫哇滋味煎其府藏醴醪鬻原注今煑字其腸胃香芳腐其骨髓喜怒悖其正氣思慮銷其精神哀樂殃其平粹夫以蕞爾之軀攻之者非一塗易竭之身而外內受敵身非木石其能久乎其自用甚者

飲食不節以生百病好色不倦以致乏絶風寒所災百毒所傷中道夭於衆難世皆知笑悼謂之不善持生也至於措身失理亡之於微積微成損積損成衰從衰得白從白得老從老得終悶若無端中智以下謂之自然縱少覺悟咸歎恨於所遇之初而不知慎衆險於未兆是猶桓侯抱將死之疾而怒扁鵲之先見以覺痛之日為受病之始也原注韓子扁鵲謂桓侯曰君疾在腠理猶可湯熨桓侯不信後病迎扁鵲扁鵲逃之桓侯遂死史記扁鵲療簡子東過齊見桓侯東晳曰齊桓在簡子前且二百歲小白後無齊桓侯田和子有桓公午去簡子首

末相距二百八年史記自為舛錯韋昭曰魏無桓侯臣瓚曰魏桓侯新序曰扁鵲見晉桓侯然此之桓侯竟不知何國也害成于微而救之於著故有無功之治馳騁常人之域故有一切之壽仰觀俯察莫不皆然以多自證以同自慰謂天地之理盡此而已矣縱聞養生之事則斷以所見謂之不然其次狐疑雖少庶幾莫知所由其次自力服藥半年一年勞而未驗志以厭衰中路復廢或益之以畎澮而泄之以尾閭原注莊子海若曰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司馬彪曰尾閭水之從海出者也一名沃焦在東大海之

中尾者在百川之下故稱尾閭者聚也水聚族之處故稱閭也在扶桑之東有一石方圓四萬里厚四萬里海水注者無不燋盡故名沃燋

欲坐望顯報者或抑情忍欲割去榮願而嗜好常在耳目之前所希在數十年之後又恐兩失內懷猶豫心戰於內物誘其外交賒相傾如此復敗者夫至物微妙可以理知難以目識譬猶豫章生七年然後可覺爾今以躁競之心涉希靜之塗意速而事遲望近而應遠故莫能相終夫悠悠者既以未效不求而求者以不專喪業偏恃者以不兼無功追術者以小道自溺

凡若此類故欲之者萬無一能成也善養生者則不然
矣清虛靜泰少思寡欲知名位之傷德故忽而不營非
欲而彊禁也識厚味之害性故棄而弗顧非貪而後抑也
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氣以醇泊獨著曠然無憂患寂然無
思慮又守之以一養之以和和理日濟同乎大順然後蒸
以靈芝潤以醴泉晞以朝陽綏以五絃無為自得體妙心
玄忘歡而後樂足遺身而後身存若此以往庶可與羡
門比壽王喬爭年何為其無有哉又以為君子無私著

論曰夫稱君子者心不措乎是非而行不違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氣清神虛者心不存於矜尚體亮心達者情不繫於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繫於所欲故能審貴賤而通物情物情順通故大道無違越名任心故是非無措也是故言君子則以無措為至以通物為美言小人則以匿情為非以違道為闕何者匿情矜吝小人之至惡虛心無措君子之篤行也是以大道言及吾無身吾又何患無以生為貴者是賢於生貴也由

斯而言夫至人之用心故不存有措矣故曰君子行道忘其為身斯言是矣君子之行賢也不察於有度而後行也任心無邪不議於善而後正也顯情無措不論於是而後為也是故傲然忘賢而賢與度會忽然任心而心與善遇儻然無措而事與是俱也其畧如此尤曉音律善鼓琴每撫弄暢適超然有得自謂夔曠合為一人乃作琴賦曰余少好音聲長而翫之以為物有盛衰而此無變滋味有猒而此不勌可以導養神氣宣和情志

處窮獨而不悶者莫近於音聲也是故復之而不足則
吟詠以肆志吟詠之不足則寄言以廣意然八音之器
歌舞之象歷世才士並為之賦頌其體制風流莫不相
襲稱其才幹則以危苦為上賦其聲音則以悲哀為主
美其感化則以垂涕為貴麗則麗矣然未盡其理也推
其所由似元不解音聲覽其㫖趣亦未達禮樂之情也
衆器之中琴德最優故綴叙所懷以為之賦其辭曰惟
椅梧之所生兮託峻嶽之崇岡披重壤以誕載兮參辰

極而高驤含天地之醇和兮吸日月之休光鬱紛紜以獨茂兮飛英蕤於昊蒼夕納景于虞淵兮旦晞幹於九陽原注淮南子曰入于虞淵之汜楚辭夕晞余身兮九陽經千載以待價兮寂神跱而永康且其山川形勢則盤紆隱深確嵬岑嵓亙嶺巉巖岝崿嶇崟丹崖嶮巇青壁萬尋若乃重巘增起偃蹇雲覆邈隆崇以極壯崛巍巍而特秀蒸靈液以播雲據神淵而吐溜爾乃顛波奔突狂赴爭流觸巖觝隈鬱怒彪休洶湧騰薄奮沫揚濤瀄汩澎湃原注瀄阻瑟反汩莫歷反澎滂衡反湃普拜反蛩蟺相糾原注蛩於

阮反放肆大川濟乎中州安回徐邁寂爾長浮澹乎洋洋縈抱山丘詳觀其區土之所產毓奥宇之所寶殖珍怪琅玕瑤瑾翕艴叢集累積奐衍於其側若乃春蘭被其東沙棠殖其西涓子宅其陽原注列仙傳涓子者齊人好餌朮著天地人經三十八篇釣於澤得符鯉魚中隱于宕山能致風雨造伯陽九山法淮南王少得文不能解其音旨其琴心三篇有條理焉玉醴涌其前玄雲蔭其上翔鸞集其巔清露潤其膚惠風流其間竦肅肅以靜謐密微微其清閒夫所以經營其左右者固以自然神麗而足思願愛樂矣于是遯世之士榮期綺季之儔乃相與

登飛梁越幽壑援瓊枝陟峻崿以游乎其下周旋永望邈若淩飛邪睨崑崙俯闞海湄指蒼梧之迢遞臨迴江之威夷悟時俗之多累仰箕山之餘輝美斯嶽之弘敞心慷慨以忘歸情舒放而遠覽接軒轅之遺音慕老童於騩原注俱位反隅欽泰容之高吟原注山海經騩山神耆童居之其音常如鐘磬郭璞注耆童老童也顓頊之子思玄賦太容吟曰念哉騩山在三危西九十里顧茲梧而興慮思假物以託心乃斲孫枝准量所任至人攄思製為雅琴乃使離子督墨匠石奮斤原注莊子黃帝亡其玄珠使離婁索之能視百里之外見

秋毫之末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夔襄薦法般倕騁神原注夔師襄魯般倕也鏤會裒風朗密調均華繪彫琢布藻垂文錯以犀象藉以翠綠綎以園容之絲徽以鍾山之玉原注列仙傳園客者濟陰人也常種五色香草積數十年食其實一旦有五色神蛾止香樹末客收而薦之以布生桑蠶焉時有好女夜至自稱我與君作妻道蠶狀客與居蠶得百頭繭皆如甕繅繭六十日乃盡訖則俱去莫知所如許慎曰鍾山北陸無日之地出美玉爰有龍鳳之象古人之形伯牙揮手鍾期聽聲華容灼爚發采揚明何其麗也伶倫比律田連操張原注漢書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於嶰

谷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制十二箫以聽鳳凰之鳴以比黃鍾之宮皆可以生之是為律本　韓子田連成竅天下善鼓琴者也然而田連鼓上成竅擫下而不成曲

進御君子新聲憀亮何其偉也及其初調則角羽俱起宮徵相證參發並趣上下累應踸踔磥硌美聲將興固以和昶而足耽矣爾乃理正聲奏妙曲揚白雪發清角紛淋浪以流離奂淫衍而優渥粲奕奕而高逝馳岌岌以相屬沛騰遝而競趣翕韡曄而繁縟狀若崇山又象流波浩兮湯湯鬱兮峩峩怫愲煩冤紆餘婆娑陵縱播逸霍濩紛葩檢容授

節應變合度競名擅業安軌徐步洋洋習習聲烈遐布合顯媚以送終飄餘響乎泰素若乃高軒飛觀廣廈閒房冬夜肅清朗月垂光新衣翠粲纓緌流芳於是罷泠絃調心閒手敏觸摢原注蒲結反如志唯意所擬初涉渌水中奏清徵雅昶唐堯終詠微子原注堯暢微子皆琴操王逸曰昶與暢同寬明弘潤優遊躇跱拊絃安歌新聲代起歌曰凌扶搖兮憩瀛洲要列子兮為好仇原注列子名禦寇鄭人與鄭穆公同時餐沆瀣兮帶朝霞眇翩翩兮薄天遊齊萬物兮超自得委性命

兮任去留激清響以赴會何絃歌之綢繆於是曲引向闌衆音將歇改韻易調奇美乃發揚和顏攘皓腕飛纖指以馳騖紛𠐍譶以流漫原注說文𠐍不及也師立反譶疾言也徒合反或徘徊顧慕擁欝抑按盤桓毓養從容祕翫闐爾奮逸風駭雲亂䍐落凌厲布濩半散豐融披離斐韡奐爛英聲發越采采粲粲或間聲錯糅狀若詭赴雙美並進駢馳翼驅初若將乖後卒同趣或曲而不屈或直而不倨或相凌而不亂或相離而不殊時劫掎以慷慨或怨嫭原注嫭子庶反而

躊躇忽飄颻以輕邁乍留聯而扶疏或參譚繁促複疊攢仄從横駱驛奔遯相逼拊嗟累讚間不容息瓌艷奇偉殫不可識若乃閒舒都雅洪纖有宜清和條昶案衍陸離穆温柔以怡懌婉順叙而委蛇或乘險投會邀隙趨危嚶原注音罌若離鵾鳴清池翼若遊鴻翔曾崖紛文斐尾慷慘離纚微風餘音靡靡猗猗或摟捝擽捋繚繞潎冽輕行浮彈明孅睽原注七祭反慧疾而不速留而不滯翩緜飄邈微音迅逝遠而聽之若鸞鳳和鳴戲雲中迫而察

之若衆葩敷榮曜春風既豐贍以多姿又善始而令終嗟妓妙以弘麗何變態之無窮若夫三春之初麗服以時乃攜友生以遨以嬉涉蘭圃登重基背長林翳華芝臨清流賦新詩嘉魚龍之逸豫樂百卉之榮滋理重華之遺掾原注謂舜掾也慨遠慕而長思若乃華堂曲宴密友近賓蘭肴兼御吉酒清醇進南荊發西秦紹陵陽度巴人變用襍而並起竦衆聽而駭神料殊功而比掾豈笙籥之能倫若次其曲引所宜則廣陵止息東武太山飛龍

鹿鳴鵾雞遊絃（原注八曲皆琴操也）更唱迭奏聲若自然流楚窈窕懲踈雪煩下逮謠俗蔡氏五曲（原注五曲謂游春渌水坐愁秋思幽居也）王昭楚妃千里別鶴（原注三曲皆琴操也有王昭君辭楚妃樊姬也有楚妃歎商陵牧子作別鶴操謂鶴一舉千里故名千里別鶴）猶有一切承間簉乏亦有可觀者焉然非夫曠遠者不能與之嬉遊非夫淵靜者不能與之閑止非夫放達者不能與之無恡非夫至精者不能與之析理也若論其體埶詳其風聲器和故響逸張急故聲清間遼故音痺絃長故徽鳴性潔靜以端理含至

德之和平誠可以感盪心志而發洩幽情矣是故懷戚者聞之莫不憯原注七戚反懍慘悽愀愴傷心含哀懊咿不能自禁其康樂者聞之則欨原注況于反愉懽釋抃舞踴溢留連瀾漫嗢噱原注上烏沒反下巨畧反終日若和平者聽之則怡養悦悆淑穆玄真恬虚樂古棄事遺身是以伯夷以之廉顔回以之仁比干以之忠尾生以之信惠施以之辨給萬石以之訥慎其餘觸類而長所至非一同歸殊途或文或質總中和以統物咸日用而不失其感人動物

益亦弘矣于時也金石寢聲匏竹屏氣王豹輟謳狄牙喪味原注淮南子淄澠之水合狄牙嘗而知之天吳踊躍於重淵原注山海經朝陽之谷有神名曰天吳是為水伯其形首足尾並人面而色青王喬披雲而下墜舞鸑鷟於庭階游女飄焉而來感天地以致和況蚑行之衆類嘉斯器之懿茂詠兹文以自慰永服御而不厭信古今之所貴亂曰愔愔琴德不可測兮體清心遠邈難極兮良質美手遇今世兮紛綸翕響冠衆藝兮識音者希孰能珍兮能盡雅琴唯至人兮其胥懷所寄以高契難期每思

郢質所與為神交者陳留阮籍河内山濤豫其流者河南向秀沛國劉伶籍兄子咸琅邪王戎遂為竹林之遊世謂之竹林七賢戎自言與康居山陽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愠之色康嘗採藥游山澤會其得意忽焉忘反樵蘇者遇之謂為神人至汲郡山中見孫登從之遊登無所言康辭去登曰君性烈而才多識寡謹案才多識寡晉書多字作儁難乎免矣康又遇王烈共入山得石髓如飴烈自服半餘半與康皆凝為石又於石室中見素書一卷遽呼康

往取輒不復見烈乃歎曰叔夜志趣非常而輒不遇命也山濤將去選官舉康自代康乃與濤書告絶曰足下昔稱吾於潁川吾常謂之知言然經怪此意尚未熟悉於足下何從便得之也前年從河東還顯宗阿都說足下議以吾自代原注晉氏八王故事注公孫崇字顯宗譙國人為尚書郎　嵇康文集録注阿都吕仲悌東平人也康與吕長悌絶交書曰少知阿都志力閑華每喜足下家復有此弟事雖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吾直性狹中多所不堪偶與足下相知爾間聞足下遷惕然不喜恐足

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原注莊子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手荐鸞刀漫之羶腥故具為足下陳其可否吾昔讀書得并介之人或謂無之今乃信其真有爾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强今空語同知有達人無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內不失正與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爾老子莊周吾之師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哉又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所謂達能兼善

而不渝窮則自得而無悶以此觀之故堯舜之君世許由之巖棲子房之佐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數君可謂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塗而同致循性而動各附所安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論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原注史記司馬相如字長卿其親名之犬子相如既學慕藺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志氣所託不可奪也吾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其為人原注英雄記尚子平有道術為縣功曹休歸自入山擔薪賣以供食飲後漢書向子平隱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易尚向不同未詳

臺佟者字孝威魏郡人隱於武安山鑿穴為居采藥為業

少加孤露母兄見驕不涉經學性復疏嬾筋駑肉緩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悶癢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畧轉乃起爾又縱逸來久情意傲散簡與禮相背嬾與慢相成而為儕類見寬不攻其過又讀莊老重增其放故使榮進之心日頹任實之情轉篤此由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教制長而見羈則狂顧頓纓赴蹈湯火雖飾以金鑣饗以嘉肴逾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阮嗣宗口不論人

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惟飲酒過差爾至為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讎幸賴大將軍保持之爾吾不如嗣宗之賢而有慢弛之闕又不識人情闇於機宜無萬石之慎而有好盡之累久與事接疵釁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又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卧喜晚起而當闗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釣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痺不得揺性復多蝨把搔無已

而當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書又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几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强則不能久四不堪也不喜弔喪而人道以此為重已為未見恕者所怨至欲見中傷者雖瞿然自責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順俗則詭故不情亦終不能獲無咎無譽如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聒耳囂塵臭處千變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煩而官事鞅掌機務纏其心世故繁其慮七

不堪也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統此九患不有外難當有內病寧可久處人間邪又聞道士遺言餌朮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遊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偪伯成子高全其節也仲尼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原注家語孔子將行雨無蓋門人曰

商也有焉孔子曰商之為人也嗇短於財吾聞與人交者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也近諸葛孔明不偪元直以入蜀華子魚不强幼安以卿相此可謂能相終始真相知者也足下見直木必不可以為輪曲者必不可以為桷葢不欲以枉其天才令得其所也故四民有業各以得志為樂惟達者為能通之此足下度内爾不可自見好章甫强越人以文冕也原注莊子宋人資章甫而適越越人敦髮文身無所用之敦斷也已嗜臭腐養鵷雛以死鼠也原注莊子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

有鳥名鵷雛子知之乎夫鵷雛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而不止非竹實而不食非醴泉而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鵷雛過之仰天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國嚇我邪吾頃學養生之術方外榮華去滋味游心於寂寞以無爲爲貴縱無九患尚不顧足下所好者又有心悶疾頃轉增篤私意自試不能堪其所不樂自卜已審若道盡途窮則已爾足下無事冤之令轉於溝壑也吾新失母兄之歡意常悽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況復多病顧此悢悢如何可言今但願守陋巷教養子孫時與親舊叙闊陳說平生濁

酒一盃彈琴一曲志願畢矣足下若𨅃之不置原注𨅃擿撓也音義與撓同奴了反不過欲為官得人以益時用爾足下舊知吾潦倒麤疎不切事情自惟亦皆不如今日之賢能也若以俗人皆喜榮華獨能離之以此為快此最近之可得言爾然使長才廣度無所不淹而能不營乃可貴爾若吾多病困欲離事自全以保餘年此真所乏爾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若趣欲共登王塗期於相致時為懽益一旦迫之必發其狂疾自非重怨不至於此也野人有

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獻之至尊原注列子宋國有田父常衣縕黂至春自暴於日當爾時不知有廣厦隩室綿纊狐貉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之以獻吾君將有賞也其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枲莖芹萍子者對鄉豪稱之鄉豪取嘗之苦於口慘於腹衆哂之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疏矣願足下勿似之其意如此既以解足下并以為別司馬昭見而惡之康性好鍛宅中一柳甚茂激水圜之當盛夏袒裼鍛於其下以為樂時鍾會有寵於昭聞康名而造焉康箕踞而鍛不為之禮會將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

而去遂深衖之東平呂安慕康高致每一相思輒千里命駕其後安兄巽誣安不孝康為證其不然安遂逮繫會因言於昭曰康臥龍也不為公起公無憂天下顧以康為慮爾且聞康欲助毋丘儉昔齊戮華士魯誅少正卯

原注韓子太公封於齊東海上有居士任矞華士昆弟二人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而食之掘而飲之吾無求於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事仕而事力太公使執而殺之以為首誅周公從魯聞之急傳而問曰二子賢者也今日饗國殺之何也太公曰是昆弟立議曰不臣天子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諸侯是望不得而使也耕而食之掘而飲之無求於人是望不得以賞罰勸禁

也且夫君之所以使臣者非爵祿則刑罰也今四者不足以使之則望誰為君乎是以誅也　家語孔子為魯相攝朝七日而誅少正卯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為政而始誅之得無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其故人有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得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羣言談足以飾邪營衆彊禦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誅也

誠以害時亂教聖賢不得不誅爾康等言論放蕩無父無君毀訾湯武非聖無法且潜圖不軌宜因釁除去以懿風俗昭遂殺安及康

原注世語毋丘儉反康有力且欲起兵應之以問山濤山濤曰不可儉亦已敗裴松之曰本傳云康以景

元中坐事誅而干寶孫盛習鑿齒諸書皆云正元二年司馬文王反自樂嘉殺嵇康呂安蓋緣世語云康欲舉兵應毋丘儉故謂破儉便應殺康也其實不然山濤為選官欲舉康自代康書告絶事之明審者也案濤行狀濤始以景元二年除吏部郎爾景元與正元相較七八年以濤行狀撿之如本傳為審又鍾會傳亦云會作司隷校尉時誅康會作司隷景元中也干寶云呂安兄巽善於鍾會巽為相國掾俱有寵於司馬文王故遂抵安罪尋文王以景元四年鍾鄧平蜀後始授相國位若巽為相國掾時陷安焉得以破毋丘儉年殺嵇呂此又干寶之疏謬自相違伐也

康始逮獄作幽憤詩曰嗟余薄祜少遭不造哀煢靡識越在繈緥母兄鞠育有慈無威恃愛肆姐不訓不師爰及冠帶憑寵自放抗心希古任其所尚託

好老莊賤物貴身志在守樸養素全真曰余不敏好善
闇人子玉之敗屢增惟塵大人含弘藏垢懷恥民之多
僻政不由己惟此褊心顯明臧否感悟思愆怛若創痏
欲寡其過謗議沸騰性不傷物頻致怨憎昔慚柳惠今
愧孫登內負宿心外恧良朋仰慕嚴鄭樂道閒居與世
無營神氣晏如咨予不淑嬰累多虞匪降自天實由頑
疎理弊患結卒致囹圄對荅鄙訊縶此幽阻實恥訟免
時不我與雖曰義直神辱志沮澡身滄浪豈云能補嗟

嗈鳴鴈奮翼北遊順時而動得意忘憂嗟我憤歎曾莫能儔事與願違遘玆淹留窮達有命亦又何求古人有言善莫近名奉時恭默咎悔不生萬石周慎安親保榮世務紛紛祗攪予情安樂必誡乃終利貞煌煌靈芝一年三秀予獨何為有志不就懲難思復心焉內疚庶勗將來無聲無臭采薇山阿散髮巖岫永嘯長吟頤性養壽將刑東市太學生三千人請以為師勿許康顧視日影索琴彈之曰昔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之廣

陵散於今絶矣時年四十海内之士莫不寃之初康嘗遊洛西宿華陽亭彈琴至夜分忽有客謁康自稱為古人與康共談辭致清辨因索琴彈之為廣陵散聲調絶倫遂以授康誓不傳人亦不言其姓字故康臨終以自寓云康撰集髙士自上古至管寧凡一百一十九人為之傳賛又作太師箴以明帝王之道復作聲無哀樂論甚有條理子紹為侍中死蕩陰之難原注晉書紹字延祖十歲而孤事母孝謹以父得罪靖居私門山濤領選啓武帝曰康誥有言父子罪不相及嵇紹賢侔郤抶宜加旌命起家為秘

書丞累遷侍中王師敗績于蕩陰百官侍衛莫不散潰惟紹端冕以身捍衛遂被害於帝側血濺御服帝深哀嘆之左右欲浣衣帝曰此嵇侍中血勿浣也

向秀字子期河内懷人也清悟有遠識少為山濤所知雅好老莊著莊周書隱解發明宗趣振起虛玄惠帝世郭象又述而廣之儒術之迹熄而道家之言盛矣始秀欲注莊嵇康曰此書詎復須注正是妨人作樂爾及成示康曰殊復勝不又與康論養生辭難往復蓋欲發康高致也康善鍛秀為之佐相對欣然傍若無人又與呂

安灌園於山陽康既被誅秀應本郡計入雒司馬昭問曰聞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秀曰巢許狷介之士未達堯心豈足多慕昭甚悦秀乃作思舊賦云余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其人並有不羈之才嵇意遠而疏呂心曠而放其後並以事見法嵇博綜伎藝於絲竹特妙臨當就命顧視日影索琴而彈之逝將西邁經其舊廬于時日薄虞泉寒冰凄然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想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嘆故作賦曰將命適於遠京兮遂旋

反而北徂濟黄河以泛舟兮經山陽之舊居瞻曠野之蕭條兮息余駕乎城隅踐二子之遺跡兮歷窮巷之空廬歎黍離之愍周兮悲麥秀於殷墟追古昔以懷今兮心徘徊以躊躇棟宇存而弗毁兮形神逝其焉如昔李斯之受罪兮嘆黄犬而長吟悼嵇生之永辭兮顧日影而彈琴託運遇于領會兮寄餘命於寸陰聽鳴笛之慷慨兮妙聲絶而復尋佇駕言其將邁兮故援翰以寫心後爲散騎侍郎轉黄門侍郎散騎常侍在朝不任職容迹

而已卒於位

郭象者字子玄好老莊能清言太尉王衍深嘆異之曰聽象語如懸河瀉水注而不竭然為人無行初秀著莊子隱解惟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卒秀子幼不復綴緝遷流于世象乃竊秀義以為已注惟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及易馬蹄一篇其餘或點定文句而已其後秀義别本出而不行至今惟行象注云謹按晉書作故今有向郭二莊

孫登字公和汲郡共人也無家屬於郡北山為土窟居

之夏則編草為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撫一絃琴見者皆親樂之性無恚怒人或投諸水中欲觀其怒既出便大笑時游人間或設衣食一無所受嘗住宜陽山有作炭人見之知非常人與語登亦不應司馬昭聞之使阮籍往觀既見與語亦不應嵇康又從之游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康每嘆息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於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而果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

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真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
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無求乎康不能用果遭非命乃
作幽憤詩曰昔慙柳下今愧孫登或謂登以魏晉去就
易生嫌疑故為嘿者也竟不知所終
劉伶字伯倫沛國人也貌甚寢放情肆志常以小宇宙
齊萬物為心與阮籍嵇康相遇欣然神解攜手入林不
以生產介意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謂死
便埋我嘗渴甚求酒於其妻妻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

酒太過非攝生之道伶曰吾不能自禁惟當祝鬼神自誓爾便可具酒肉妻從之伶跪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酲婦兒之言愼不可聽乃引酒御肉隗然復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袂奮拳而往伶徐曰雞肋不足以當尊拳其人笑而止伶雖陶兀昏放而機應不差未嘗厝意文翰惟著酒德頌一篇其辭曰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為一朝萬期為須臾日月為扃牖八荒為庭衢行無轍迹居無室廬幙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

搽危執觚動則挈榼提壺惟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搢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襟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鋒起（案毛本晉書作蜂起注一作鋒）先生於是方捧甖承槽銜盃漱醪奮髯箕踞枕麴藉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怳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見泰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嗜欲之感情俯觀萬物擾擾焉如江漢之載浮萍二豪侍側焉如蜾蠃之與螟蛉嘗為建威參軍泰始初對策盛言無為之化時輩

皆以高第得調伶獨以無用罷以壽終于家

議曰易曰天地閉賢人隱又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陰長陽消臣弒君子弒父無復人道君子隱而已矣又何必外形骸以自璣必如楚狂桑戶然後為達邪

原注 莊子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為於無相為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閒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夫子曰彼何人者邪修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顔

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嵇康諸人皆以逸才不能好遯遂為狂人老莊之術誤之也司馬氏父子方放弑攘竊踵武操丕厭然自以為舜禹康乃非薄湯武謂皆以臣弑君揭觸所忌其能免乎著論養生而卒殺身豈知養生之道哉太上養心其次養生喪心病狂身死久矣又奚養生為公和風度邁往高出物表重閉不泄古之避世之士也至於被髮穴處草衣木食絕去倫類委棄世教雖自同無懷之民亦接輿之狂也歟

續後漢書卷七十三上下　元　郝經　撰

列傳第七十上下

狂士

阮籍 從子修　阮咸 子瞻 孚

阮籍字嗣宗丞相掾瑀之子也籍容貌瓌傑辭藻艷逸志氣宏放傲然獨得或閉戸視書累月不出或登臨山水經日忘歸博覧羣籍尤好老莊嗜酒善嘯能鼓琴當

其得意忽忘形骸時人謂之癡惟族兄文業每歎異之以為勝已籍嘗隨叔父至東都兗州刺史王昶請與相見終日不交一言太尉蔣濟聞其有儁才而辟之籍詣都亭奏記曰伏惟明公以含一之德據上台之位英豪翹首俊賢抗足開府之日人人自以為掾屬辟書始下而下走為首昔子夏在於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鄒子處黍谷之陰而昭王陪乘原注劉向別録鄒衍在燕有谷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子居之吹律而温至黍生今名黍谷方士傳言鄒子在燕其遊諸侯畏之皆郊迎而擁篲夫布衣韋帶

之士孤居特立王公大人所以禮下之者為道存也今
籍無鄒卜之道而有其陋猥見採擇無以稱當方將耕
於東皐之陽輸黍稷之餘稅負薪疲病足力不彊補吏
之召非所克堪乞廻謬恩以光清舉初濟恐籍不至得
記欣然遣卒迎之而籍已去濟大怒於是鄉親共喻之
乃就吏後謝病歸復為尚書郎未幾而又以病免及曹
爽輔政召為參軍籍以疾辭屏居田里歲餘爽誅司馬
懿以為從事中郎懿卒司馬師復引為大司馬從事中

即曹髦立封關內侯轉散騎常侍籍本有濟世志屬魏
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得全者由是不與世事常爲
酣飲司馬昭欲爲武帝求婚於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
而止鍾會數以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
酣獲免及昭輔政籍從容言於昭曰籍平生曾遊東平
樂其風土昭大悅即拜東平相籍乘驢到郡壞府舍屏
障使內外相望法令清簡旬日而還昭引爲大將軍從
事中郎有司言有子殺母者籍曰嘻殺父乃可至殺母

乎坐者怪其失言昭曰殺父天下之極惡而以為可乎籍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殺父禽獸之類也殺母禽獸之不若衆乃悅服籍聞步兵廚營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為步軍校尉遺落世事雖去佐職恒遊府内朝宴必與焉會昭讓九錫公卿將勸進使籍為其辭籍沉醉忘作臨詣府使取之見籍方據案醉眠使者以告籍便書案使寫之無所改竄辭甚清壯為時所重籍雖不拘禮教然發言玄遠不臧否人物性至孝母終正與人

圍碁對者求止籍留與決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及將葬食一蒸肫飲酒二斗然後臨訣直言窮矣舉聲一號又吐血數升毀瘠骨立殆致滅性裴楷往弔之籍散髮箕踞醉而直視楷弔唁畢便去或問楷凡弔者主哭客乃為禮籍既不哭君何為哭楷曰阮籍既方外之士故不崇禮典我俗中之士故以軌儀自居各得其志爾原注晉書虞預雅好經史憎嫉玄虛謂阮籍裸袒比之伊川被髮籍能為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及嵇喜來弔籍作白眼

喜不懌而退喜弟康聞之齎酒挾琴造焉籍大悅乃見青眼由是禮法之士疾之若讎司隸校尉何曾面質籍於司馬昭坐曰卿縱情背禮敗俗之人今忠賢執政綜核名實若卿之曹不可長也因謂昭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阮籍以重哀飲酒食肉於公座何以訓人宜擯之四裔無令汚染華夏昭愛籍才常擁護之籍嫂嘗歸寧籍相見與別或譏之籍曰禮豈為我設邪鄰家少婦有美色當鑪酤酒常詣婦飲酒醉便卧其側籍既不自

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識其父兄徑往哭之盡哀而還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慟哭而反嘗登廣武觀漢楚戰處嘆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登虎牢山望京邑而嘆於是賦豪傑詩又著達莊論叙無為之貴籍嘗於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略終古及棲神導氣之術登皆不應籍長嘯而退至半嶺聞聞有聲若鸞鳳之音響乎巖谷乃登之嘯也遂歸又著大人先生傳其略曰世之所謂君子惟法是

脩惟禮是克手執圭璧足履繩墨行欲為目前檢言欲為無窮則少稱鄉黨長聞隣國上欲圖三公下不失九州牧獨不見羣蝨之處褌中逃乎深縫匿乎壞絮自以為吉宅也行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出褌襠自以為得繩墨也然炎丘火流焦邑滅都羣蝨處於褌中而不能出也君子之處域內何異於蝨之處褌中乎籍能屬文初不留思作詠懷詩八十餘首為世所重宋顏延之齊沈約皆為之註以為魏晉雜唱今存者十有七篇其詩曰

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薄帷鑑明月清風吹我衿孤鴻號外野朔鳥鳴北林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心二妃游江濱逍遥順風翔交甫遺珮環原注列仙傳江妃二女游江漢之湄逢鄭交甫説之不知其神也曰願請子之珮二女解與交甫去數十步忽然不見珮亦失之婉女珮兩明珠大如卵變有芬芳猗靡情歡愛千載不相忘傾城迷下蔡容好結中腸感激生憂思諼草樹蘭房膏沐為誰施其雨怨朝陽如何金石交一旦更離傷嘉樹下成蹊東園桃與李秋風吹飛藿零落從此始繁華有憔悴堂上生荆杞

驅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况戀妻子凝霜被野草歲暮亦云已昔日繁華子安陵與龍陽原注說苑安陵君纏得寵於楚恭王江乙謂纏曰吾聞以財事人者財盡則交絶以色事人者華落則愛衰子安得長被幸乎會王出獵江渚有火若雲蜺兕從南方來正觸王驂善射者射之兕死於車下王謂纏曰萬歲後子將誰與樂纏泣下沾衣曰大王萬歲之後臣將殉恭王乃封纏車下三百戶故江乙善謀安陵善知　龍陽君釣十餘魚而棄因泣下王曰有所不安乎對曰無王曰然則何為涕出對曰臣始得魚甚喜後得益多而又欲棄前之所得也今以臣兇惡而得拂枕席今爵至人君走人於庭避人於塗四海之内其美人甚多矣聞臣之得幸於王畢褰裳而赴王臣亦曩之所得魚也亦將棄矣安得無涕出乎王乃布令敢言美人者族夭夭桃

李花灼灼有輝光恱懌若九春磬折似秋霜流盻發姿媚交笑吐芬芳携手等歡愛宿昔同衣裳願為雙飛鳥比翼共翺翔丹青著明誓永世不相忘天馬出西北由來從東道春秋非有託富貴焉常保清露被皐蘭凝霜霑野草朝為媚少年夕暮成醜老自非王子晉誰能常美好登高臨四野北望青山阿松柏翳岡岑飛鳥鳴相過感慨懐辛酸怨毒常苦多李公悲東門蘇子狹三河求仁自得仁豈復嘆咨嗟開秋兆涼氣蟋蟀鳴牀幃感

物懷殷憂悄悄令心悲多言焉所告繁辭將訴誰微風吹羅袂明月耀清輝晨雞唱高樹命駕起旋歸平生少年時輕薄好絃歌西遊咸陽中趙李相經過娛樂未終極白日忽蹉跎驅馬復來歸反顧望三河黃金百鎰盡資用常苦多北臨太行道失路將如何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連畛距阡陌子母相鉤帶五色耀朝日嘉賓四面會膏火自煎熬多財為患害布衣可終身寵祿豈足賴步出上東門北望首陽岑下有采薇士上有嘉樹

林良辰在何許凝霜霑衣襟寒風振山岡玄雲起重陰
鳴鴈飛南征鶗鴂發哀音素質游商聲悽愴傷我心昔
年十四五志尚好書詩被褐懷珠玉顔閔相與期開軒
臨四野登高望所思丘墓蔽山岡萬代同一時千秋萬
歲後榮名安所之乃悟羨門子噭噭今自蚩徘徊蓬池
上還顧望大梁緑水揚洪波曠野奔茫茫走獸交橫馳
飛鳥相隨翔是時鶉火中日月正相望朔風厲嚴寒陰
氣下微霜羈旅無疇匹俛仰懷哀傷小人計其功君子

道其常豈惜終憔悴詠言著斯章炎暑惟茲夏三旬將欲

移芳樹埀綠葉青雲自逶迤四時更代謝日月遞差池徘

徊空堂上忉怛莫我知願覩卒歡好不見悲別離灼灼西

隤日餘光照我衣迴風吹四壁寒鳥相因依周周尚銜羽

蛩蛩亦念饑原注韓子鳥有周周周者首重而屈尾將欲飲於河則必顛乃銜羽而飲今人之所有飲不足者不可以不索其羽矣　爾雅西北有比肩獸焉與邛邛岠虛比為邛邛邛岠虛齧甘草即有難邛邛岠虛負而走其名謂之蟨

如何當路子磬折望所歸豈為誇譽名憔悴使心

悲寧與雀燕翔不隨黃鵠飛黃鵠游四海中路將安歸獨

坐空堂上誰可與歡者出門臨永路不見行車馬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曠野孤鳥西北飛離獸東南下日暮思親友晤言用自寫北里多奇舞濮上有微音輕薄閑游子俯仰乍浮沉捷徑從狹路僶俛趨荒淫焉見王子喬乘雲翔鄧林獨有延年術可以慰我心湛湛長江水上有楓樹林皋蘭被徑路青驪逝駸駸遠望令人悲春氣感我心三楚多秀士朝雲進荒淫朱華振芬芳高蔡相追尋一為黃雀哀涕下誰能禁原注戰國策莊辛諫楚王曰郢必危矣王獨不見黃雀俯啄白粒仰棲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為與人無爭不知

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九以其頸為的晝游茂樹夕調酸鹹黃雀其小者也蔡聖侯因是已南游高陂北陟巫山飲茹溪之流食湘波之魚左視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髙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為事不知夫子發受命于宣繫已以朱絲而見之也蔡聖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因是已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載方府之金與之馳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為事不知夫穰侯方謀受命乎秦王填澠池之塞內投已澠池塞之外襄王聞顏色變四體戰慄於是乃以執珪授之封以為陽陵君景元四年卒年五十四歲子渾字長成有父風少慕通達不飾小節籍謂之曰仲容已豫吾流汝不得復爾太康中為太子庶子卒從子脩字宣子好易老善清言嘗有論鬼神有無

者皆以人死者有鬼修獨以為無曰今見鬼者云著生時衣服若人死有鬼衣服有鬼邪論者服焉後伐社樹或止之修曰若社而為樹伐樹則社移樹而為社伐樹則社亡矣性簡任不修人事絶不喜見俗人遇便舍去意有所思率爾睾裳不避晨夕至或無言但欣然相對常以百錢掛杖頭至酒家便獨酣暢雖當世富貴而皆不顧家無儋石不以為慮王衍當時談宗自以論易略盡然有所未了終莫能悟每云不知比沒當見能通之

者不行族子敦謂衍曰阮宣子可與言衍曰吾亦聞之但未知定何如爾及與修談言寡而旨暢衍乃嘆服梁國張偉志趣不常自隱於屠釣修愛其才而知其不真偉後為黃門郎陳留内史果以偽敗修年四十餘未有室家王敦與諸名士斂錢為婚慕之者求入錢不得敦時為鴻臚卿謂修曰卿嘗無食鴻臚丞差有禄能作否修曰亦復可爾耳遂為之轉太傅行參軍太子洗馬避亂南行至西陽期思縣為賊所害年四十二

議曰蘇武李陵初為古詩高簡雅質為西漢正體建安中七子作而詞氣盛逮夫潘陸益尚才華古意始衰矣惟東漢之十九首與阮籍之詠懷十七首託物寓興辭旨幽婉曠逸邁往如醉語無叙吐出真實高風遠韻邈不可及其後陶潛出於應璩原注元好問詩文自警初學記貧門載應璩雜詩貧子語富兒無錢可把撮耕日不得粟采彼南山葛簞瓢恒自在無用相呵喝文苑英華載璩三叟詞云昔有行路人陌上見三叟年各百餘歲相對鉏禾莠駐車問三叟何以得此壽一叟前致詞量腹節所受中叟前致詞夜卧不覆首下叟前致詞室内婦麄醜要哉三叟言所以能長久鍾嶸詩評謂淵明詩其源出於應璩然璩詩

世不多見宋人以璩百一詩較之謂淵明與璩全無關涉殆未見前二詩邪大率前輩議論悉有依據譏評之際不可不慎也靜深簡麗委運乘化悠然天地同流與籍作相表裏於是為魏晉古詩之正歷齊梁南北隋唐至陳子昂之感遇原注三十八首李白之古風原注五十首杜甫之諸詠懷懷古韓愈之秋懷原注十一首柳宗元韋應物蘇軾黃庭堅之諸五言雜體及朱熹之齋居感興原注二十首與近世元好問之萬化如大路等其風格氣骨皆本於籍璩潛嗚呼籍雖狂而其中蘊蓄者如是乃為詩家規矩大匠亦

人豪也哉

阮咸字仲容父凞武都太守咸任達不拘與叔籍為竹林之遊咸與籍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富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服皆錦綺粲目咸以竿挂大布犢鼻於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仕為散騎侍郎山濤舉咸典選曰阮咸貞素寡欲深識清濁萬物不能移若在官人之職必絶於時武帝以咸躭酒虛浮遂不用太原郭奕高爽有識量知名於時少所推先

見咸心醉不覺嘆服咸居母喪縱情越禮素幸姑婢姑當歸夫家初云留婢既而從去時方有客咸聞之遽借客馬追婢既及與婢累騎而還曾無愧容咸少解音律善彈琵琶雖處世不交人事惟與親知絃歌酣宴特善從子脩每以得意為歡諸阮皆飲酒咸至共集不復用杯觴以大盆盛酒圓坐相向大酌更飲時羣豕來飲其酒咸直接去其上便共飲之羣從昆弟莫不以放達為行荀勗每與咸論音律自以為不及也疾之出補始平

太守卒二子瞻孚瞻字千里清虛寡欲讀書不甚研求而默識其要與人談辨辭不足而旨有餘善鼓琴人往求聽不問貴賤長幼皆為彈之神氣沖和而不知向人所在外兄潘岳每令鼓琴終日達夜無忤色由是莫不嘆其恬憺不可榮辱矣司徒王戎嘗問瞻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戎咨嗟良久即命辟之時人謂之三語掾太尉王衍亦雅重之瞻常羣行冒熱渴甚逆旅有井衆人競趨之瞻獨逡巡在後須

飲者畢乃進東海王越鎮許昌以瞻爲記室參軍原注晉書瞻與王承謝鯤鄧攸俱在越府越與瞻等書曰禮年八歲出就外傅明始可以加師訓之則十年曰幼學明可漸進先生之教也然學之所入淺體之所安深是以閑習禮容不如式瞻儀度諷誦遺言不若親承音旨小兒毗既無令淑之質不聞道德之風望諸君時以閑豫周旋誨接永嘉中爲太子舍人瞻素執無鬼論物莫能難每自謂此理足以辨正幽明忽有一客通名詣瞻寒溫畢與談名理客甚有才辨良久及鬼神之事反覆甚苦客遂屈乃作色曰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獨得言無僕即鬼也於是變爲異形須

史消滅瞻默然意色大惡後歲餘病卒年三十孚字遥集其母即姑婢也孚始生其姑取王延壽魯靈光殿賦曰胡人遥集於上楹而以字焉初辟太傅府遷騎兵屬避亂南渡元帝以為安東參軍蓬髮飲酒不以國務嬰心時帝既用申韓以救世而孚輩未能改故不以事任處之轉丞相從事中郎終日酣縱恒為有司所按帝每優容之琅邪王裒為車騎將軍鎮廣陵高選綱佐以孚為長史帝謂曰卿既統軍府郊壘多事宜節飲也對曰

陛下不以臣不才委之以戎旅之重臣僶俛從事不敢有
言者竊以今王莅鎮威風赫然皇澤遐被賊寇斂迹氛
祲既澄日月自朗臣何可爝火不息正應端拱嘯詠以
樂常年爾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嘗以金貂換酒復爲
所司彈劾帝宥之轉太子庶子左衛率領屯騎校尉明
帝即位遷侍中從平王敦賜爵南安縣侯轉吏部尚書
領東海王師稱疾不拜詔就家用之尚書令郗鑒以爲
非禮帝曰就用之誠不快不爾便廢才矣時卞壼當官

勤恪而孚以曠達自高每謂壼曰卿恒無閑泰常如銜
瓦石不亦勞乎壼曰諸君以道德恢宏風流相尚執鄙
吝者非壼而誰於是貴遊子弟多慕孚及王澄謝鯤之
徒為達壼正色於朝曰悖禮傷教罪莫斯甚中朝傾覆
實此之由欲推奏之王導庾亮不從乃止聞者莫不折
節而孚自若也及帝疾大漸溫嶠入受顧命過孚要與
同行升車乃告之曰主上遂大漸江左危弱實資羣賢
共康世務卿時望所歸今欲屈卿同受顧託孚不答固

求下車嶠不許埀至臺門告嶠内廹求暫下便徒走還家原注晉書初祖約性好財孚性好屐同為累而未判其得失有詣約見正料財物客至不能盡屏餘兩小簏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孚正見孚蠟屐且嘆曰未知一生當着幾量屐神色甚閑暢於是勝負始分咸和初拜丹陽尹時太后臨朝政出舅族孚謂所親曰今江東雖累世而年數實淺主幼時艱運終百六而庾亮年少德信未孚以吾觀之將兆亂矣會廣州刺史劉顗卒遂苦求出王導等以孚䟽放非京尹才乃除都督交廣寧三州軍事鎮南將軍領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

假節未至鎮卒年四十九無何蘇峻作逆識者以孚為知機無子從孫廣嗣

議曰夫有無不足以論道正始以來崇尚老莊凡物一歸於無任適放散闌然以為樂故脩既為無鬼之説而瞻遂為無鬼之論為客所苦失意而死則心䰟之所未安而致之也鬼神者道之妙用聖人罕言惟於易大傳言其情狀曰精氣為物游魂為變陰陽不測而妙萬物最為深切著明陽之動而信聚而為精則神之所為也

陰之反而歸變而之化則鬼之所為也屈信於天地人物之間而不滯於天地人物者也為陰陽造化而不滯於陰陽造化者也建立無窮天地萬物消沉無窮天地萬物其迹遍天下而卒莫見其迹其功蓋天下而不自以為功故能為天地無窮之覆載日月無窮之照臨寒暑無窮之變化風雷無窮之震盪雨露無窮之膏潤水火無窮之燥濕峙山嶽流川瀆徵聲色蘊臭味以為天地無窮之用其在於人一慮之起神之為也一慮之滅

鬼之為也一呼之來神之為也一吸之往鬼之為也一生之長神之為也一死之消鬼之為也至於疾痛疴癢喜怒哀樂作息語默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皆具所為於是為男女夫婦無窮之别父子兄弟無窮之親君臣上下無窮之分仁義禮智無窮之理禮樂刑政無窮之法治亂得失無窮之業古今存亡無窮之迹權運世操倚伏制興衰柄成壞機榮辱統是非辯邪正以為斯人無窮之用故鬼神者三才之機要幽明之㮣籥名教之紀

綱也豈可謂為無鬼乎夫道體藏於靜陰鬼反為神之質神則無方而鬼則有體若瞻者一狂生爾烏足以語是哉孔子謂子路未知人焉知鬼子路聖門高弟且猶不知瞻又豈能知哉惟其不知遂謂之無爾且世俗之謂鬼者人死而精魄不化有聲而無形爾修瞻諸狂方放心遺形雖其身之生亦以為贅又況其死者乎故斷然謂之無也精變而為神魄化而為鬼理之常也氣盛而殭死精爽則不化理之變也故有馮物為聲儷形為

影之鬼馬斷木之餘蒸而為菌戰陣之血雨而為燐有時而然不可以為常也故謂之無鬼不知鬼者也謂人之死皆為鬼不知人者也

續後漢書卷七十三下上　　元　郝經　撰

列傳第七十下上

狂士

王戎從弟衍　衍弟澄

王戎字濬冲琅邪臨沂人也祖雄幽州刺史父渾涼州刺史貞陵亭侯原注裴松之曰案王氏譜雄字元伯太保祥之宗也　魏名臣奏載安定太守孟達薦雄曰臣聞明君以求賢為業忠臣以進善為效故易稱拔茅連茹傳曰舉爾所知臣不自量竊慕其

義臣昔以人乏謬充備部職時涿郡太守王雄為西部從事與臣同僚雄天性良固果而有謀歷試三縣政成人和及在近職奉宣威恩懷柔有術清慎持法臣往年出使經過雄郡自說受陛下拔擢之恩常勵節精心奉恩投命為效言辭激揚情趣欵惻臣雖愚闇不識真偽以謂雄才兼資文武忠烈之性踰越倫輩今涿郡領户三千孤寡之家參居其半北有守兵藩衛之固誠不足舒雄智力展其勤幹也臣受恩深厚無以報國不勝慺慺淺見之情謹冒陳聞詔曰昔蕭何薦韓信鄧禹進吳漢惟賢知賢也雄有膽智技能文武之姿吾宿知之今便以參散騎之選方使少在吾門下知指歸便大用之矣天下之士欲使皆先歷散騎然後出據州郡是吾本也遂遷散騎常侍後為幽州刺史子渾涼州刺史次乂平北將軍司徒安豐侯戎渾之子太尉武陵侯衍荊州刺史澄皆乂之子

戎幼穎悟神彩秀徹視日不眩裴楷見而目

之曰戎眼爛爛如巖下電原注晉書戎年六七歲於宣武場觀戲猛獸在檻中虓吼震地衆皆奔走戎獨立不動神色自若魏明帝於閣上見而奇之又嘗與羣兒戲於道側見李樹多實競趣之戎獨不往或問其故戎曰樹在道邊而多子必苦李也取之信然阮籍與渾為友戎少籍二十歲而籍與之交籍每適渾俄頃輒去過視戎良久乃出謂渾曰濬沖清賞非卿倫也與卿言不如與阿戎談及渾卒於涼州故吏賻贈數百萬戎辭不受由是顯名為人短小任率不脩威儀善發談端賞其要會原注晉書朝賢嘗上巳禊洛或問王濟曰昨遊有何勝談濟曰張華善說史漢裴頠論前言往行衮衮可聽王戎談

子房季札之間超然玄著其為識鑒所賞如此戎嘗與阮籍飲兖州刺史劉昶在坐籍以酒少酌不及昶昶無恨色戎異之他日問籍曰彼何如人也答曰勝公榮不可不與飲若減公榮則不敢不共飲惟公榮可不與飲公榮昶字也

與阮籍為竹林之遊戎嘗後至籍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戎笑曰卿輩意亦復易敗爾鍾會伐漢與戎别問計戎曰道家有言為而不時非成功難保之難也及會敗以戎為知言襲父爵辟相國掾晉武篡代歷吏部黃門郎散騎常侍河東太守荆州刺史坐遣吏脩園宅應免官詔以贖論遷豫州刺史加建威將軍詔率所

部伐吳戎遣參軍羅尚劉喬領前鋒進攻武昌吳將楊雍孫述江夏太守劉朗各率衆詣戎降戎督大軍臨江吳牙門將孟泰以蘄春邾二縣降吳平進爵安豐縣侯增邑六千戶賜絹六千疋戎渡江綏慰新附宣揚威惠吳光祿勲石偉方直不容皓朝稱疾歸家戎嘉其清節表薦之詔拜偉為議郎以二千石禄終其身荆土悅服徵為侍中南郡太守劉肇賂戎筒中細布五十端為司隷所糾以知而未納故得不坐帝謂朝臣曰戎豈懷私

苟得者正當不欲為異爾帝雖有是言然大貶於清議後遷光禄勲吏部尚書以母憂去職性至孝不拘禮制飲酒食肉或見奕碁而容貌毀瘁殆不能起裴頠往弔之謂人曰若使一慟能傷人濬沖不免滅性之譏也時和嶠亦居父喪以禮法自持量米而食哀毀不踰於戎帝謂劉毅曰和嶠毀頓過禮使人憂之毅曰嶠雖寢苫食粥乃生孝爾至於王戎所謂死孝陛下當先憂之戎先有吐疾居喪增甚帝遣醫療之并賜藥物又斷賓客

楊駿輔政拜太子太傅駿誅東安公繇專斷刑賞威震
外內戎戒繇曰大事之後宜深遠之繇不從果得罪轉
中書令加光祿大夫給恩信五十人遷尚書左僕射領
吏部戎始為甲午制凡選舉皆先治民然後授用司隷
傅咸奏戎曰書稱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今內外羣
官居職未朞而戎奏還既未定其優劣且送故迎新相
望道路巧詐由生傷農害政戎不仰依堯舜典謨而驅
動浮華虧敗風俗非徒無益乃有大損宜免戎官以敦

風俗戎與賈郭通親竟得不坐尋轉司徒茍媚取容愍懷太子之廢竟無一言匡諫裴頠戎之壻也頠誅戎坐免官齊王冏起義孫秀録戎於城内趙王倫世子欲取戎為尚書令倫誅得釋而河間王顒遣使說成都王頴舉兵誅齊王冏檄至冏謂戎曰孫秀作逆天子幽逼孤糾合義兵掃除元惡臣子之節信著神明二王聽讒構造大難當頼忠謀以濟不協戎曰公首舉義衆匡定大業開闢以來未始有也然論功報賞不及有勞朝野失

望人懷二志今二王帶甲百萬其鋒不可當若以王就第不失故爵委權崇讓此求安之策也冏黨葛旟怒曰漢魏以來王公就第寧有得保妻子乎戎可斬羣僚震悚戎僞藥發墮廁得免以王室方亂規依田避禍不為謇諤及典銓選未嘗進寒素退虛僞但戶調門選而已尋拜司徒雖位爲司而委事寮屬閒乘小馬從便門出遊見者不知其三公也故吏多至大官道路相遇輒避之性好利置園田水碓周徧天下積聚錢貨不知紀極每

自執牙籌晝夜計算恒若不及而儉嗇不自奉養人目為餮虜其女適裴頠貸錢數萬久而不還及來歸寧戎色不悅女遽還之從子將婚戎遺其一單衣婚訖而便責取家有好李常出貨之恐人得種乃鑽其核其鄙吝如此車駕西遷戎出奔郟野在危難間方接鋒刃談笑自若召親賓歡宴竟日永興二年卒於郟縣年七十二謚曰元戎有人倫風鑒常目山濤如璞玉渾金皆欽其寶莫知名其器王衍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

塵表物謂顧拙於用長荀勗工於用短陳道寧謖謖謹案晉書作綏綏注一本作緌緌如束長竿族弟敦有高名戎惡之敦每候戎輒託疾不見敦後果為逆嘗經黃公酒壚下顧謂後車客曰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酣暢於此竹林之遊亦豫其末自嵇阮云亡吾便為時所羈紲今日視之雖近邈若山河初孫秀為琅邪郡吏求品於鄉議戎從弟衍將不許戎勸品之及秀得志朝士有宿怨者皆被誅而戎衍獨得免子萬有美名少而大肥戎令食糠而肥

愈甚年十九卒有庶子興戎所不齒以從弟陽平太守惜子為嗣及元帝渡江戎諸宗族益盛澄導綏敦玄皆為將相及太保祥太尉衍并戎號瑯邪八王云王衍字夷甫神情明秀風姿詳雅總角甞造山濤濤嗟嘆良久既去目送之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父乂為平北將軍常有公事使行人列上不時報衍年十四在京師造僕射羊祜申陳事狀辭甚清辯祜不以為然而衍無屈下之色祜曰敗俗傷化

必此人也楊駿欲以女妻衍衍耻之遂佯狂自免武帝聞其名問戎曰夷甫當世誰比戎曰未見其比當從古人中求爾泰始八年詔舉奇才可以安邊者衍初好論從横之術故尚書盧欽舉為遼東太守不就於是絶口不論世事惟雅詠玄虛而已原注晉書衍甞因宴集為族人所怒舉樏擲其面衍初無言引王導共載而去然心不能平在車中攬鏡自照謂導曰爾看吾目光乃在牛背上矣父卒於北平送故甚厚為親識所借貸因捨之數年之間家資罄盡出就雒城西田園而居後為太子舍人遷尚書郎

出補元城令終日清談而縣務亦理入為中庶子黃門侍郎衍既有盛才明悟若神常自比子貢妙于玄言惟談老莊聲名籍甚傾動當世每捉玉柄麈尾與手同色義理有所不安隨即改更世號口中雌黃朝野翕然謂之一世龍門後進之士莫不景慕選舉登朝皆以為稱首矜高浮誕遂成風俗原注晉書衍嘗喪幼子山簡弔之衍悲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何至於此衍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於情然則情之所鍾正在我輩簡服其言更為之慟衍妻郭氏賈后之姻也藉中宮之勢剛愎貪戾聚斂無厭好干預人事衍患之而不能禁時有鄉人幽州刺史李陽京師大俠也郭

氏素憚之衍謂郭曰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陽亦謂不可郭氏為之小損衍疾郭之貪鄙故口未嘗言錢郭欲試之令婢以錢繞牀使不得行衍晨起見錢謂婢曰舉阿堵物却其措意如此後歷北軍中候中領軍尚書令女為愍懷太子妃太子為賈后所誣衍懼禍自表離婚賈后既廢有司奏衍曰衍與司徒梁王彤書寫呈皇太子手與妃及衍書陳見誣之狀彤等伏讀辭旨懇惻衍備位大臣應以義責太子被誣得罪衍不能守死即求離婚得太子手書隱蔽不出志在苟免無忠蹇之操宜加顯責以厲臣節可禁錮終身從之衍

素輕趙王倫及倫簒位陽狂斫婢以自免倫誅拜河南尹轉尚書又為中書令齊王冏有匡復功專權自恣公卿皆為之拜衍獨長揖焉以病去官成都王穎以衍為中軍師累遷尚書僕射領吏部後拜尚書令司空司徒衍雖居宰輔之重不以經國為念而思自全之計說東海王越曰中國已亂當賴方伯宜得文武兼資以任之乃以弟澄為荊州族弟敦為青州因謂澄敦曰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

以為三窟矣及石勒王彌寇京師以行都督征討諸軍事持節假黃鉞以距之行使前將軍曹武左衛將軍王景擊勒等敗之獲其輜重遷太尉尚書令如故封武陵侯辭封不受時雒陽危逼多欲遷都以避其難而衍獨賣車牛以安衆心越討苟晞衍以太尉為太傅軍司及越卒衆共推衍為元帥衍以賊寇蜂起懼不敢當曰今日之事安可以非才處之俄而為石勒所破勒呼王公與之相見問衍以晉故衍為陳禍敗之由云計不在已

且少無宦情不豫世事因勸勒稱尊號冀以自免勒怒曰君少壯登朝名蓋四海身居重任至於白首何得言無宦情邪破壞天下非君而誰使左右扶出謂其黨孔萇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此輩人當可活不萇曰彼皆晉之王公必不為我盡力勒曰要不可加以鋒刃夜使排墻填殺之時年五十六衍將死顧左右言曰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復誰咎哉王敦過江常稱之曰夷甫處衆中如

珠玉在瓦石間顧愷之作畫贊亦稱衍巖巖清峙壁立
千仞其為人所尚如此子玄字眉子少慕簡曠亦有俊
才與衛玠齊名荀藩以為陳留太守屯尉氏玄素名家
有豪氣荒弊之時人情不附將附祖逖為盜所害初正
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為天地萬物皆以
無為為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不存者也陰陽恃以
化生萬物恃以成形賢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故
無之為用無爵而貴矣於是流俗放蕩不尊儒術阮籍

諸人素有高名競談浮虛蔑棄禮法尸禄耽寵仕不事事至行而聲譽大盛尤尚清談位高勢重不以物務自嬰遂相倣效風教陵遲裴頠乃著崇有論以譏行不以為然攻難交至莫能屈頠

原注晉書裴頠傳崇有論曰夫總混羣本宗極之道也方以族異庶類之品也形象著分有生之體也化感錯綜理迹之原也夫品而為族則所稟者偏偏無自足故憑乎外資是以生而可尋所謂理也理之所體所謂有也有之所須所謂資也資有攸合所謂宜也擇乎厥宜所謂情也識智既授雖出處異業默語殊塗所以寶生存宜其情一也衆理並而無害故貴賤形焉失得由乎所接故吉凶兆焉是以賢人君子知欲不可絶而交物有會觀乎往復稽中定務惟夫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躬其

力任勞而後饗居以仁順守以恭儉率以忠信行以敬
讓志無盈求事無過用乃可濟乎故大建厥極綏理羣
生訓物垂範於是乎在斯則聖人為政之由也若乃淫
抗陵肆則危害萌矣故欲行則速患情佚則怨博擅恣
則興攻專利則延寇可謂以厚生而失生者也悠悠之
徒駭乎若茲之釁而尋艱爭所緣察夫偏質有弊而覩
簡損之善遂闡貴無之議而建賤有之論賤有則必外
形外形則必遺制遺制則必忽防忽防則必忘禮禮制
弗存則無以為政矣衆之從上猶水之居器也故兆庶
之情信於所習習則心服其業業服則謂之理然是以
君人必慎所教班其政刑一切之務分宅百姓各授四
職能令稟命之者不肅而安忽然忘異莫有遷志況於
據在三之尊懷所隆之情敦以為訓者哉斯乃昏明所
階不可不審夫盈欲可損而未可絕有也過用可節而
未可謂無貴也蓋有講言之具者深列有形之故盛稱
空無之美形器之故有徵空無之義難檢辯巧之文可

悅似象之言足惑衆聽眩焉溺其成說雖頗有異此心者辭不獲濟屈於所狎因謂虛無之理誠不可盡唱而有和多往弗反遂薄綜世之務賤功烈之用高浮游之業卑經實之賢人情所殉篤夫名利於是文者衍其辭訥者讚其旨染其衆也是以立言藉於虛無謂之玄妙處官不親所司謂之雅遠奉身散其廉操謂之曠達故砥礪之風彌以陵遲放者因斯或悖吉凶之禮而忽容止之表瀆棄長幼之序混漫貴賤之級其甚者至於裸裎言笑忘宜以不惜為弘士行又虧矣老子既著五千之文表摭穢雜之獘甄舉靜一之義有以令人釋然自夷合於易之損謙艮節之旨而靜一守本無虛無之謂也損艮之屬蓋君子之一道非易之所以為體守本無也觀老子之書雖博有所經而云有生於無以虛為主偏立一家之辭豈有以而然哉人之既生以保生為全全之所階以順感為務若味近以虧業則沉溺之釁興懷末以忘本則天理之真滅故動之所文存亡之會也夫

有非有於無非無於無非無於有非有是以申縱播之累而著貴無之文將以絕所非之盈謬存大善之中節收流遁於既過反澄正於胸懷宜其以無為辭而旨在全有故其辭曰以為文不足若斯則是所寄之塗一方之言也若謂至理信以無為宗則偏而害當矣先賢達識以非所滯示之深論惟班固著難未足折其情孫卿揚雄大體抑之猶偏有所許而虛無之言日以廣衍衆家扇起各列其說上及造化下被萬事莫不貴無所存僉同情以衆固乃號凡有之理皆義之卑者薄而鄙焉辯論人倫及經明之業遂易門肆顔用矍然申其所懷而攻者盈集或以為一時口言有客幸過咸見命著文擿列虛無不允之徵若未能每事釋正則無家之義弗可奪也頠退而思之雖君子宅情無求於顯及其立言在乎達旨而已然去聖久遠異同紛糾茍少有彷彿可以崇濟先典扶明大業有益於時則惟患言之不能焉得靜默及未舉一隅略示所存而已哉夫至無者無以

能生故始生者自生也自生而必體有則有遺而生虧矣生以有為已分則虛無是有之所謂遺者也故養既化之有非無用之所能全也理既有之衆非無為之所能循也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於心然不可以制事以非事謂心為無也匠非器也而制器必須於匠然不可以制器以非器謂匠非有也是以欲收重泉之鱗非偃息之所能獲也隕高墉之禽非靜拱之所能捷也審投弦餌之用非無知之所能覽也由此而觀濟有者皆有也虛無奚益於已有之羣生哉

永嘉末元帝渡江王導為鎮東司馬陳頵遺導書曰中華所以傾弊者正以取才失所先白望而後實事浮競驅馳互相貢薦言重者先顯言輕者後敘遂相波扇乃至陵遲加有莊老之俗傾惑朝廷養望

者為宏雅政事者為俗人王職不恤法物廢墜夫欲制遠先由近始今宜改張明賞信罰拔卓茂於密縣顯朱邑於桐鄉然後大業可舉中興可冀爾原注後漢書卓茂以儒術舉為侍郎遷密令勞心諄諄視人如子舉善而口無惡言吏人親愛之而不忍欺之光武即位先訪求茂以為太傅封褒德侯　漢書朱邑為舒桐鄉嗇夫廉平不苛以愛利為行未嘗笞辱人存問耆老孤寡遇之有恩所部吏民愛敬焉遷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為大司農神爵元年卒天子閔惜下詔稱揚曰大司農邑廉潔守節退食自公亡彊外之交束脩之饋可謂淑人君子遭離凶災朕甚憫之其賜邑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祀眞不從由是江左流風益盛永和中桓溫北伐過淮泗踐

北境與諸僚屬登平乘樓眺望中原慨然嘆曰遂使神州陸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袁宏曰運有廢興豈必諸人之過温作色曰昔劉景升有千斤大牛噉芻豆十倍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牸魏武入荆州殺以享軍意在宏也坐中皆失色時謝安當國猶尚清談不恤典禮至於期功之喪不廢絲竹嘗與王羲之登冶城悠然遐想有高世志羲之曰夏禹憂勤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思自效而

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安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邪王坦之聞之乃作廢莊論以諷安亦弗悛以及於亡

原注晉書王坦之傳廢莊論曰荀卿稱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揚雄亦曰莊周放蕩而不法何晏云鬻莊軀放玄虛而不周乎時變三賢之言遠有當乎夫獨構之唱唱虛而莫和無感之作義偏而用寡動人由於兼忘應物在乎無心孔父非不體遠以體遠故用近顏子豈不具德以德備故膺教胡為其然哉不獲已而然也夫自足者寡故理懸於羲農徇教者衆故義申於三代道心惟微人心惟危吹萬不同孰知正是雖首陽之精三點之智摩頂之甘落毛之愛枯槁之生負石之死格諸中庸未入乎道而況下斯者乎先王知人情之難肆懼違行以致訟悼司徹之貽悔審褫帶之所緣故陶鑄羣生謀之未兆每

攝其契而為節焉使夫敦禮以崇化日用以成俗誠存而邪忘利損而競息成功遂事百姓皆曰我自然蓋善關者無怪故所遇而無滯執道以離俗孰踰於不達語道而失其為者非其道也辯德而有其位者非其德也言默所未究況揚之以為風乎且即濠以尋魚想彼之我同推顯以求隱理得而情昧若夫莊生者望大庭而撫契仰彌高於不足寄積想於三篇恨我懷之未盡其言諷說其義恢誕君子內應從我游方之外衆人因藉以為獎薄之資然則天下之善人少不善人多莊生之利天下也少害天下也多故曰魯酒薄而邯鄲圍莊生作而風俗頹禮與浮雲俱征偽與利蕩並肆人以克己為恥士以無措為通時無履德之譽俗有蹈義之愆驟語賞罰不可以造次屢稱無為不可與適變雖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昔漢陰丈人修渾沌之術孔子以為識其一不識其二莊生之道無乃類乎與夫如愚之契何殊間哉若夫利而不害天之道也為而不爭聖之

德也羣方所資而莫知誰氏在儒而非儒非道而有道彌貫九流玄同彼我萬物用之而不既亹亹日新而不朽昔吾孔老固已言之矣衍弟澄字平子生而警悟雖未能言見人舉動便識其意衍尤重之原注晉書衍妻郭氏性貪鄙令婢路上擔糞澄年十四諫郭郭大怒謂澄曰昔夫人臨終以小郎屬新婦不以新婦屬小郎將杖之澄曰安有王夷甫妻尋路拾馬糞者手遂踰牕而走王敦庚敳為人士目曰阿平第一子嵩第二處仲第三澄嘗謂衍曰兄形似道而神峯太儁衍曰誠不若卿落落穆穆然也有經澄所目者衍不復有言輙云巳經平子矣累遷成都王穎從事中郎穎嬖豎孟玖譖

殺陸機兄弟天下切齒澄發玖私姦頴乃誅之莫不稱快及頴敗東海王越請為司空長史以迎大駕勲封南鄉侯遷建威將軍雍州刺史不之職時王敦謝鯤庾敳阮脩皆為衍所親善號為四友而亦與澄狎又有光逸胡毋輔之等亦豫焉酣讌縱誕窮歡極樂惠帝末衍白越以澄為荆州刺史持節都督領南蠻校尉敦為青州衍因問以方略敦曰當臨事制變不可豫論澄辭義鋒出筭略無方一坐嗟服澄將之鎮送者傾朝見樹上鵲

巢便脫衣上樹探鷇而弄之神氣蕭然傍若無人劉琨謂澄曰卿形雖散朗而內實動俠以此處世難得其死澄默然不答澄既至鎮日夜縱酒不親庶事雖寇戎急務亦不經懷擢順陽人郭舒以為別駕委以州府時京師危逼澄率衆將勤王而飄風折其節柱會王如寇襄陽澄前鋒至宜城遣使詣山簡為如黨嚴嶷所獲嶷偽使人從襄陽來而問之曰襄陽拔未答曰昨旦破城已獲山簡乃陰緩澄使令得亡去澄聞襄陽陷以為信然

遂還既而聦之託糧運不繼委罪長史蔣俊而斬之巴蜀流人散在荆湘者與土人忿爭遂殺縣令屯聚樂鄉澄使成都内史王機討之賊請降澄偽許之既而襲之於寵洲以其妻子為賞沉八千餘人於江中於是益梁流人四五萬家俱反推杜弢為主南破零桂東掠武昌敗王機於巴陵澄亦無懼意但與機日夜縱酒投壺博戲殺富人李才取其家資以賜郭舒南平太守應詹驟諫不聽於是上下離心望實俱損猶傲然自得後率衆

擊杜弢次於作塘山簡參軍王沖叛於豫州自稱荆州刺史澄懼使杜蕤守江陵澄遷於孱陵尋奔沓中郭舒諫曰使君臨州雖無異政未失衆心今西收華容向義之兵足以擒此小醜奈何自棄澄不從初澄命武陵諸郡同討杜弢天門太守扈瓌次於益陽武陵内史武察為其郡吏所害瓌以孤軍引還澄怒以杜曾代瓌夷陵

謹案晉書脫陵字

袁遂瓌故吏也託為瓌報仇遂舉兵逐曾自稱平晉將軍澄使司馬毌丘邈討之為遂所敗會元帝

徵為軍諮祭酒於是赴召時王敦為江州鎮豫章澄過詣敦澄夙有盛名出於敦右士庶莫不傾慕兼勇力絶人為敦所憚澄猶以舊意侮敦敦益忿怒請澄入宿陰欲殺之而澄左右二十人持鉄馬鞭為衛澄手嘗捉玉枕以自防故敦未得發後敦賜澄左右酒皆醉借玉枕觀之因下牀而謂澄曰何與杜弢通信澄曰事自可驗敦欲入內澄手引敦衣至於絶帶乃登於梁因罵敦曰行事如此殃將及矣敦令力士路戎搤殺之時年四十

四載尸還其家劉琨聞澄死歎曰澄自取之及敦平澄故吏佐著作郎桓稚上表理澄請加贈謚詔復澄本官謚曰憲長子詹早卒次子徽右軍司馬

議曰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也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存之則人道在所以為人也去之則人道亡雖人而不足以為人矣故君子之存之也始則窮理盡性以至命中則動心忍性以立命終則存心養性以俟命然心為甚所以主乎性而統夫人者也敬慎操持而

不放則常存心存則人道存矣自王何崇尚清談祖述
虛無至二王當國率天下而放心遺形以敢廢禮壞法
削去繩檢諸為高於是君臣父子男女夫婦之倫盡亡
仁義道德禮樂刑政之典盡廢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
子孟軻高光昭烈孔明之脩理維持者委地而不復存
天下遂無人道中國於是乎亡矣嗚呼凡學術之不適
實用祇為高深迂遠而不切者皆殺天下誤後世者也
有國君人者可不辨哉可不慎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後漢書卷七十七三下下至

詳校官編修臣黄壽齡

編修臣裴謙覆勘

謄録貢生臣張大同

謄録監生臣俞錫玉

欽定四庫全書

續後漢書卷七十三下下　　元　郝經　撰

列傳第七十下

狂士

樂廣　謝鯤　胡毋輔之子謙之　畢卓　光逸

衛玠　王澄

樂廣字彥輔南陽淯陽人也父方參征西將軍夏侯玄軍事廣時年八歲玄嘗見廣在路因呼與語還謂方曰

向見賢郎神姿朗徹當為名士卿家雖貧可令專學必能大卿門户方早卒廣孤貧僑居山陽人無知者性冲澹與物無競尤善談論每以約言析理裴楷嘗引廣共談自夕申旦嘆曰吾不如也王戎為荆州刺史聞廣為夏侯玄所賞乃舉為秀才楷又薦廣於賈充遂辟太尉掾轉太子舍人尚書令衛瓘逮與正始中諸名士談論見廣奇之曰自昔諸賢既没常恐微言將絶而今乃復聞斯言於君矣命諸子造焉曰此人之水鏡見之瑩然

若披雲霧而覩青天也王衍自言與人語甚簡及見廣便覺已之煩其為有識嘆美如此出補元城令遷中書侍郎轉太子中庶子累遷侍中河南尹廣善清言而不長於文筆將讓尹請潘岳為表岳曰當得君意廣乃作二百句語述已之志岳因次比便成名筆時人咸云若廣不假岳之筆岳不取廣之旨無以成斯美也原注晉書嘗有親客久濶不復來廣問其故荅曰前在坐蒙賜酒方飲見盃中有蛇意甚惡之既飲而疾於時河南聽事壁有角漆畫作蛇廣意盃中蛇即角影也復置酒於前處謂客曰酒中復有所見否荅曰復見如初廣乃告以角

影客豁然意解沉痾頓愈衛玠總角時嘗問廣夢廣云是想玠曰神形所不接而夢豈想耶廣曰因也玠思之經日不得遂以成疾廣聞故命駕為剖析之玠病即愈廣嘆曰此賢胸中當必無膏肓之疾廣所在為政無當時譽每去職遺愛為人所思凡論人必先稱其所長則所短不言自見人有過先盡弘恕然後善惡自彰廣與王衍俱宅心事外名重於時故天下言風流者以王樂稱首原注晉書廣少與弘農楊準相善準二子喬髦皆知名準使先詣裴頠頠性弘方愛喬有高韻謂準曰喬當及卿髦少減也又使詣廣廣性清淳愛髦有神檢謂準曰喬自及卿髦亦自清出準笑曰我二兒之優劣乃裴樂之優劣也是時王澄胡毋輔之等皆任放為

達或至裸體者廣聞而笑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必乃爾值世道多虞朝章紊亂清己中立任誠保素時人莫見其際焉原注晉書先是河南官舍多妖怪前尹皆不敢處正寢廣居之不疑嘗外户自閉左右皆驚廣獨自若顧見牆有孔使人掘牆得狸而殺之其怪遂絶愍懷太子之廢詔故臣不得辭送皆不勝憤嘆冒禁拜辭司隸校尉滿奮敕河南中部收縛送獄廣即解遣衆為廣危懼孫琰說賈謐曰前以太子罪惡有斯廢黜其臣不懼嚴詔冒罪而送今若繫之是彰太子之善不如釋去謐然其言廣故得

不坐遷吏部尚書左僕射後安東王繇當為僕射轉廣為右僕射領吏部代王戎為尚書令始戎薦廣而終踐其位時人美之成都王頴廣之壻也及與長沙王乂遘難廣既處朝望羣小讒謗之乂以問廣廣神色不變徐答曰廣豈以五男易一女乂猶以為疑廣竟以憂卒三子凱肇謨凱字弘緒大司馬齊王掾參驃騎將軍事肇字弘茂太傅東海王掾雒陽陷兄弟相攜南渡江謨字弘範征虜將軍吳郡内史

謝鯤字幼輿陳國陽夏人也祖纘典農中郎將父衡國子祭酒鯤少知名通簡有高識不脩威儀好易老能歌善鼓琴王衍嵇紹並奇之永興中長沙王乂輔政時有疾鯤者言將出奔乂欲鞭之鯤解衣就罰曾無忤容既捨之又無喜色太傅東海王越辟為掾任達不拘尋坐家僮取官藁除名于時名士王玄阮脩之徒並以鯤初登宰府便至黜辱為之嘆恨鯤聞之方清歌鼓琴不以屑意鄰高氏女有美色鯤嘗挑之女投梭折其兩齒時

人為之語曰任達不已幼輿折齒鯤聞之傲然長嘯曰猶不廢我嘯歌轉參軍事鯤以時方多故乃謝病去職避地于豫章

原注晉書鯤甞行經空亭中夜宿此亭舊每殺人將曉有黄衣人呼鯤字令開戶鯤澹然無懼色便於䆗中度手牽之胛斷視之鹿也尋血獲焉爾後此亭無復妖怪

左將軍王敦引為長史以討杜弢功封咸亭侯母憂去職服闋遷敦大將軍長史時王澄在敦坐見鯤談話無勌都不顧敦敦有不臣之迹鯤知不可匡弼乃從容諷議而已每與畢卓王尼阮放羊曼桓彝阮孚等縱酒敦以其名高雅

相賔禮嘗使至都明帝在東宮問曰論者以君方庾亮自謂何如荅曰端委廟堂使百僚凖則鯤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温嶠嘗謂鯤子尚曰尊大君豈惟識量淹遠至於神鑒沉深雖諸葛瑾之喻孫權不過也及敦將為逆謂鯤曰劉隗奸邪將危社稷吾欲除君側之惡匡主濟時何如對曰隗誠始禍然城狐社鼠敦怒曰君庸才豈達大理出鯤為豫章太守又留不遣藉其才望逼與俱下敦至石頭嘆曰吾不復得為盛徳事矣鯤曰

何為其然但使自今以往日忘日去爾初敦謂鯤曰吾當以周伯仁為尚書令戴若思為僕射及至都復曰近來人情何如鯤對曰明公之舉雖欲大存社稷然悠悠之口實未達高義周戴南北之望明公舉而用之羣情帖然矣是日敦遣兵收周戴而鯤弗知敦怒曰君粗疎邪二子不相當吾已收之矣鯤與顗素相親重聞之愕然參軍王嶠切諫敦大怒命斬嶠人士畏懼莫敢言者鯤曰明公舉大事不戮一人嶠以獻替忤旨便以釁鼓

不亦過乎敦乃止敦既誅害忠賢稱疾不朝將還武昌鯤謂敦曰公大存社稷建不世之勳然天下之心實有未達若能朝天子使君臣釋然仗衆望以順羣情盡沖退以奉主上如斯則勳侔一匡名垂千載矣敦曰君能保無變乎對曰鯤近入覲主上側席遲公宫省穆然必無虞矣公若入朝鯤請侍從敦勃然曰正復殺君等數百人亦復何損於時竟不朝而去時朝望被害皆為鯤憂而鯤推理安常時進正言敦既不能用內亦不悅軍

還使之郡莅政清肅百姓愛之尋卒官年四十三敦死追贈太常謚曰康

胡毋輔之字彦國泰山奉高人也高祖班漢執金吾父原河南令輔之少擅高名有知人鑒嗜酒任縱不拘小節與王澄王敦庾敳俱為太尉王衍所親狎號曰四友澄嘗與人書曰彦國吐佳言如鋸木屑霏霏不絶誠為後進領袖也辟別駕太尉掾並不就以家貧求試守繁昌令始節酒自厲甚有能名遷尚書郎豫討齊王冏賜

爵陰平男累轉司徒左長史復求出為建武將軍樂安太守與郡人光逸晝夜酣飲不視事成都王穎為太弟召為中庶子遂與謝鯤王澄阮脩王尼畢卓俱為放達嘗過河南門下飲河南騶王子博箕坐其傍輔之叱使取火子博曰我卒也惟不乏吾事則已安復為人使輔之因就與語嘆曰吾不及也薦之河南尹樂廣擢為功曹東海王越聞輔之名引為從事中郎復補振威將軍陳留太守王彌經其郡輔之不能討坐免官尋除寧遠

將軍揚州刺史不赴越復以為右司馬本州大中正越卒避亂渡江元帝以為安東將軍諮議祭酒遷揚武將軍湘州刺史假節到州未幾卒年四十九子謙之字子光才學不及父而慠縱過之至酣醉常呼其父字輔之正酣飲謙之闚而厲聲曰彦國年老不得為爾將令我尻背東壁輔之歡笑呼入與共飲年未三十卒

畢卓字茂世新蔡鮦陽人也父諶中書郎卓少放達為胡毋輔之所知太興末為吏部郎常飲酒廢職比舍郎

釀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盜飲之為掌酒者所縛明旦視之乃畢吏部也遽釋之卓遂引主人飲於甕側致醉而去卓嘗謂人曰得酒滿數百斛船四時甘味置兩頭右手持酒盃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及過江為温嶠平南長史卒官

光逸字孟祖樂安人也初為博昌小吏令使逸送客値雨雪舉體濕凍還遇令出逸解衣傅火卧令被中令還見之大怒將捄逸逸曰家貧衣單沾濕寒凍無可代者

若不覆被則已死矣何惜一被活一人乎令奇而釋之後為門亭長迎新令至京師胡毋輔之與荀邃共詣令家見逸謂邃曰彼似奇才便呼上車與談果傑士也令怪客不入吏曰與逸語令怒除逸名遣之後舉孝廉為州從事棄官投輔之輔之時為東海王越從事中郎薦逸於越越即辟之尋避亂渡江復依輔之屬輔之與謝鯤阮放畢卓羊曼桓彞阮孚散髮裸袒閉室酣飲已累日逸將排戶入守者不聽逸便於戶外脫衣露頂從狗

賓窺之大叫輔之驚曰他人必不能爾必我孟祖也遽呼入與飲不舍晝夜時人謂之八達共薦之元帝補軍諮祭酒後為給事中卒官

衛玠字叔寶年五歲丰神秀異祖父瓘曰此異兒也顧吾老不見其成爾總角乘羊車入市觀者傾疊皆以為玉人驃騎將軍王濟玠舅也雋爽有風姿每見玠輙嘆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及長善言玄理多病體羸母恒禁其語遇有勝日親友時請一言無不咨嗟以為入微

琅邪王澄有高名少所推服聞玠言輒嘆服時人為之語曰衛玠談道平子絶倒玠妻父樂廣有海内重名議者以為婦公氷清女壻玉潤辟命屢至皆不就久之為太傅西閤祭酒拜太子洗馬兄璪為散騎侍郎玠將奉母辟亂渡江臨别謂璪曰在三之義人之所重今可謂致身之日兄其勉之遂渡江至豫章見大將軍王敦言論彌日敦謂長史謝鯤曰昔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復玉振於江表微言之緒絶而復續不意永嘉之末

復聞正始之音何平叔若在當復絶倒玠嘗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愠之容以敦豪爽不羣而好居物上終非國之純臣辭敦適建業每出觀者如堵羸疾益甚永嘉六年卒年二十七時人謂玠被看殺後劉惔謝尚論中朝人士或問杜乂可方衛洗馬不尚曰安得相比其間可容數人惔又云杜乂膚清叔寶神清中興名士惟王承及玠為當時第一云

議曰樂廣高簡尤善清談厠於二王之間不免為狂其謂名教中自有樂地則異於彼狂矣初嵇康阮籍皆問學淹博才藻邁逸自為一世高人勝士鄙鍾會之亂臣絶師昭之賊子批鱗朝列放心遺形則有激而然若畢卓諸人中固無有至於甕間盜飲以為適閉室裸袒以為達踰垣摟女以為淫闚户字父以為酗特風俗之壊無所忌顧邪廠跅弛至此極爾夫風俗天下之元氣也甄陶之以教化維持之以紀綱整頓之以禮法變通之

以政事以為王風德化仁流善俗然後能保天命而延國脉故夏之忠殷之敬周之文漢之質以為一代風俗皆傳世數十歷年數百桓靈之季漢政始衰曹氏篡代專尚威詐繼之以佻靡益之以浮華終為虛無狂誕三代二漢之俗盡矣晉之君相不務更化重為倡導自比於非類而淪於血肉又亡秦之所不為先正謂晉隋不及秦有以矣夫

王濟字武子司徒渾之子也少有逸才風姿英爽氣蓋

一時好弓馬勇力絶人善易及老莊文詞俊茂與姊夫和嶠及裴楷齊名尚常山公主年二十起家拜中書郎以母憂去官起爲驍騎將軍累遷侍中與侍中孔恂王恂楊濟同列為一時秀彦武帝嘗會公卿藩牧於式乾殿顧濟曰朕左右可謂恂恂濟濟矣每侍見未嘗不諮論人物及時政得失濟善清言諷議將順朝臣莫及帝益親貴之仕進雖速論者咸謂才能致之非主壻故也然外弘雅而内多忌刻以父故每排王濬時議少之齊

王攸當之藩濟既陳請又累使公主與甄德妻長廣公主俱入稽顙泣請帝留攸帝怒謂侍中王戎曰兄弟至親今出齊王自是朕家事而甄德王濟連遣婦來生哭人以忤旨左遷國子祭酒常侍如故數年入為侍中時渾為僕射主者處事或不當濟性峻厲明法繩之素與從兄佑不平佑黨謂濟不顧其父出為河南尹未拜坐鞭王官吏免官而王佑始見委任濟遂被斥外乃移第北芒山下性豪侈麗服玉食時雒京地甚貴濟買地為

馬埒編錢滿之時人謂為金溝王愷以帝舅奢豪有牛名八百里駁常瑩其蹄角濟請以錢千萬與牛對射而賭之愷亦自恃其能令濟先射一發破的因據胡牀叱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而至一割便去和嶠性至儉家有好李帝求之不過數十濟候其上直率少年詣園共啖畢伐樹而去帝甞幸其宅供饌甚豐悉貯琉璃器中蒸豚甚美帝問其故荅曰以人乳蒸之帝甚不平食未畢而去濟善解馬性甞乗一馬著連乾鄣泥前有水不

肯渡濟曰此惜鄣泥也使人解去便渡故杜預謂濟有馬癖帝嘗謂和嶠曰我將罵濟而後官爵之何如嶠曰濟俊爽恐不可屈帝因召濟切讓之既而曰知愧否濟荅曰尺布斗粟之謠常為陛下恥之他人能令親疎臣不能使親親以此愧陛下爾帝默然帝嘗與濟奕棊而孫晧在側謂晧曰何以好剝人面皮晧曰見無禮於君者則剝之濟時伸脚局下故晧譏焉尋使白衣領太僕年四十六先渾卒追贈驃騎將軍及將葬時賢畢至孫

楚雅敬濟而後來哭之甚悲哭畢向靈牀曰卿常好我作驢鳴我為卿作之體似聲真客皆笑楚顧曰諸君不死而令王濟死乎時吳蜀既平大臣鉅室寶貨充積豪侈逐競而濟與石苞之子崇及王愷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愷以粭澳釜崇以蠟代薪愷作紫絲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崇塗屋以椒愷用赤石脂而武帝每助愷嘗以珊瑚樹賜之高二尺許枝柯扶疏世所罕見愷以示崇崇便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以為嫉已

之寶聲色方厲崇曰不足多恨今當還卿乃命悉取珊瑚樹有高三四尺者六七株條幹絶異光彩耀日如愷比者甚衆愷怳然自失愷嘗置酒王敦與其從弟導俱在坐女妓吹笛少失聲韻愷便敺殺之使美人行酒敕客飲不盡即殺酒至敦所敦故不持觴美人悲懼失色及導導素不能飲彊為盡觴愷乃悅美人得免其驕豪如此識者知其亂將作也

議曰魏晉名教頹陊原注文爾反喪心肆欲莫不夸毗為狂

高者既為曠達不經世務故下者溺於淫侈相與逐競自天子親繫絳紗縱羊車而幸臨竹原注晉書泰始九年帝多簡良子女以充内職自擇其美者以絳紗繫臂帝多内寵平吴之後復納孫皓宮人數千自此掖庭殆將萬人而並寵者甚衆帝莫知其所適常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宴寢宮人乃取竹葉插户以鹽汁灑地而引帝車於是濟愷及崇窮奢角富糞土紈綉瓦礫珠璧歌兒舞妹麗絶一世因以成俗至於東昏之躙金蓮原注南史齊東昏侯鑿金為蓮花以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也長城之隆結綺原注陳書後主於光昭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各高數十丈其牕牖壁帶縣楣欄檻皆以沉檀為之飾以金玉間以珠翠每微風漸至香

聞數里

石邃血胭脂以列几案原注晉載記石季龍以子邃為天王皇太子邃荒酒淫色粧飾宮人美淑者斬首洗血置於盤上共傳視之高洋斷股髀以為絃歌原注北史齊文宣斷美人股以為琵琶曰佳人難再得皆桀紂之所不為而自晉啓之嗚呼學術之殺天下後世若是之酷哉

贊曰崇慝翔偽泯彝墮則放心遺形枵然自得勉勉貞士甘為狂人遂俾魏晉復生一秦維綱解弛倫類戕獘匪惟誤國又誤後世莊為老兵老乃佛媒敗俗叛道淪胥為夷